

著掄昭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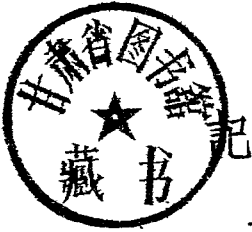
■

記日邊緬

刊叢活生化文

XXVIII





緬邊日記

會昭掄著

文生生活叢刊

第二十八種

滇緬公路成功以後，到緬邊去考察，是許多青年和中年人共有的欲望。一來因為滇緬路是目前抗戰階段中重要的國際交通路線；二來因為滇緬邊境，向來是被認作一種神祕區域。在這邊區裏，人口異常稀少；漢人的足跡，尤其很少踏進。我們平常聽見關於那地方的，不過是些瘴氣，放蠱，和其他有趣的，但是不忠實的神奇故事。至於可靠的報告，實在是大感缺少。我這次得着一次不易得的機會，趁着寒假的時候，搭某機關的便車，去那邊跑了一趟。計自三月十一日，由昆明動身，十七日，達到中緬交界的畹町；二十五日，又回到了昆明。前後一十五天當中，差不多到有十二個整天，坐在汽車上。從這種經驗寫出來的遊記，當然不免令人有『走馬看花』之感。但是以下所記的，幾乎完全是親身的經歷；所以或者對於一般讀衆，還不致於完全沒有興趣。當然有許多我沒有看到的地方，那只好候將來寫遊記的來補充了。

## 我的行程

在沒有寫遊記本身以前，不妨先把我這次的行程，撮要地列表如下：

日期	行程	共行公里數
三月十一日	由昆明到楚雄	一九二
十二日	由楚雄到下關	三三
十三日	由下關到保山	二五
十四日	在保山	
十五日	由保山到芒市	二〇六
十六日	由芒市到遮放	五〇
十七日	由遮放到畹町來回	五（雙程）
（由昆明到畹町，一共是九六四公里）		

中國和緬甸的交通，向來是以北路為主。這條交通大道，先由昆明往西去，路線略偏西北；經過安甯、祿豐、楚雄、鎮南、祥雲、鳳儀等縣，達到下關鎮。從下關往北去，有一條路，經過

十八日	在 <u>遮放</u>	
十九日	在 <u>遮放</u>	
二十日	由 <u>遮放</u> 啓程回，到 <u>龍陵</u> 宿	八
二十一日	由 <u>龍陵</u> 到 <u>保山</u>	一七
二十二日	由 <u>保山</u> 到 <u>永平</u>	二六
二十三日	由 <u>永平</u> 經 <u>下關</u> 到 <u>大理</u>	三〇
二十四日	由 <u>大理</u> 啓程回，經 <u>下關</u> 到 <u>楚雄</u>	三三
二十五日	由 <u>楚雄</u> 返抵 <u>昆明</u>	三九

### 中緬交通

大理，鄧川、洱源、鶴慶等縣，直到麗江，是滇北的交通幹線。往緬甸去的路，却並不經過大理，而是從下關起，大體採取西南方向，往保山（以前的永昌府）去。保山以後，這路折向西去，到騰衝。從騰衝起，又改向西南行，經過盈江，出中國境，到緬甸境內的八募府。不久以前，有人主張滇緬鐵路，應探北線；那路線大部份就是和這路相符。因為多年來，這路是中緬交通的要道，在這路上的城鎮，久已相當地發達。許多洋貨，都是經由緬甸，運到騰衝，再由該處分配到滇西各地。騰衝的市面，據說相當地繁盛；像留聲機器等，都可以在街上買得到。下關以西平常看得見的報紙，也祇是騰衝日報。由八募到騰衝一段路，據說因為英國人代庖經營的結果，路基早已寬敞好行；但是因為未曾鋪過路面，至今仍然不能通汽車，祇有馱馬和牛車，能夠通行。現在滇緬公路開通以後，這條老路，自然未免減色；但是這路上利用牛馬的貨運，仍然在中緬交通上，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

許多書上和地圖上，現在都把滇緬公路，畫在剛才所述的北路路線上，實在是不可饒恕的錯誤。現在的滇緬公路，所走的並不是北路，而是『中路』。這條路從保山起，和北

路分手，向西南去，經過龍陵縣，前去再經過芒市，遮放兩處土司轄地，達到中緬交界的畹町。畹町越過兩國交界的畹町河以後，在緬甸境內，再走一九三·三公里（約合一百一十英里），就到臘戍，和緬甸境內的鐵路（由仰光到臘戍的鐵路）相接。以前這路不過是一條小路，現在却變成國際交通的孔道了。這條公路，在下關到芒市一段路中，翻過蒼山、怒山、高黎貢山三條大的橫斷山脈，越過瀾滄江和怒江兩條有名的大河，論起工程的偉大，和風景的壯偉美麗，真是在世界上不可多見。但是路線的選擇，是不是最合理的，却有可以爭辯的餘地。這路完成的歷史，大約是這樣的。從昆明到下關大理一段汽車路，修成了已經有好幾年。不過客車貨車，普通都祇通下關。由下關到大理的十二公里，雖說有很好的路面，却是沒有公共汽車行駛。要到大理，祇有包汽車去；要不然，就祇好坐洋車或者滑竿。路的西頭，由芒市到畹町一段（八十八公里），通車已經有五六年。那一小段路，是由當地土司築好，用來便利該處和緬境臘戍間的貨運的。但是以前的路，雖說可通汽車，究竟不過是較寬的土路，沒有鋪過石子路面，走起車來，路基太窄，路面太差，有的地



方也太險。在抗戰發生以前，雲南省政府本來就有計劃修築滇緬公路。當時預備採取的路線，是經過騰衝的『北路』。在計劃還沒有完全做好的時候，全面抗戰已經發生。因此省政府請准中央，由國庫撥款國幣二百七十萬元，從速完成這路。當時在省政府指導下進行的測量工作，已經做到保山以西。辦工程的人員，一算里程，走保山、芒市的路線（中路）比較走騰衝的路（北路），到緬甸境內，接上最近的火車站，可以省却一百多公里。（走『中路』是在臘戍接上鐵路；走北路在密支那府接上。由騰衝入緬境，有兩條路；一路西南行到八募，一路向正西走，略為偏北，到密支那。八募祇通汽車，不通火車；密支那却通由仰光來的鐵路。）因此就決計捨去北路，已有相當路基的利益，改闢中路。這種選擇大體上也許是不錯。不過因為急於要完成，時間太促，對於詳細的路線，未曾細加推敲；祇是大體沿着舊點有的小路，開成公路。同時因為原來的預算，不夠支配；祇好因陋就簡，將橋樑數目，儘量減少。這樣一來，好些地方，路線過於迂迴，不大經濟。最顯著的如保山、芒市途中，由永平到功果橋一段，路向西北行，過功果橋後，乃又折向南去。這次我們去，看見芒

市附近，有的路線，正在改正。不過較大的迂迴，一時恐怕不容易想法糾正。當我們旅行的時候，公路汽車，還祇能通到下關。由下關到曉町一段，祇有軍用汽車，私人汽車和緬甸方面的商車，在上行駛。雲南汽車公司的車，據說也能包着前往保山。自從滇緬公路局成立，此路由交通局接收以後，路局方面正在將這路積極地加以整理。我們一路去，都看見這種工作，在那兒進行。許多地段的路面，已經改鋪；有的地方，正在將路放寬。危險處所，正在靠外樹立木柵，並且安置警告的牌子。大部份橋樑，也都已更換，或近在更換。據說從去年九月，這路勉強完成的時候算起，到現在凡用了八十萬元左右；連以前築路預算二百七十萬元，一共用去國幣三百五十萬元。這筆款項，雖然不少；但是這條國際交通線，就此完成，却是很值得的。

中緬交通的第三條路線，可以叫做「南路。」就是正在建築中的滇緬鐵路。這路從昆明往西，順着公路前去。達到祥雲附近的青華洞。由青華洞向西南行（所以並不經過下關），根本走一條新路；過蒙化後，先後沿着幾條河流的谷，最後通過野「卡瓦」（一

種夷人的名稱)的區域(就是地圖上瀾滄縣境西部的葫蘆土地)出境入緬甸,直趨臘戍。過去在報紙上,雖說有人對滇緬鐵路的选择這條所謂「南線」有過不好的批評。但是從工程專家的眼光看來,這條鐵路線的选择,實在比剛才所講公路線的选择,來得慎重得多,也科學化得多。走這條路線,比較走北線,不但可省去若干公里的里程,而且可省却翻許多山;工程進行,要容易得多。要是循着北線的話,連翻幾條大的橫斷山脈,時間金錢,實在是兩不經濟。不過這條新路所走過的地方,據說大部份是氣候最壞的區域,將來興建的時候,工人衛生問題,倒是很值得注意的。

#### 滇緬公路上的重要地名和海拔高度

由昆明到下關,以前測定的里程數,是四百二十一公里。近來經公路局重測,改作四百一十二公里。下關以西,最近正在積極重測。現在把路上重要地名和高度,列表於下,以供讀者參考。不過在表中昆明到下關一段的高度,是以前測的,下關以西,却是新測的,所

以未免有點彼此不相函接。

地名	距昆明公里數	海拔高度(米)
昆明	00.0	1925
車家壁(村)	三.四	1933
碧雞關(山口)	一六.六	1990
安甯(縣城)	三三.七	1920
祿脹(村)	五.八	
艾家營(村)	約六	1860
楊老哨(山口小村)	六.五	1900
回頭山	約七	1720
祿豐車站(董谷村)	一〇三.一	1580
手攀岩	約一四	1530

一平浪（製鹽場）	三五・〇	一七四〇
級三坡（山頂）	一六一・〇	二三四〇
保滿街	一七二・五	一八二〇
楚雄（縣城）	一九一・〇	二七九〇
鎮南（縣城）	二七〇・八	一八九五
沙橋（村）	約二四四	一九三五
天子廟坡（山頂）	二六九・五	二六三〇
普棚（村）	二九五・〇	二二〇五
雲南驛（鎮）	約三五五	二〇一〇
青華洞	三三三・〇	二〇〇五
定西嶺（山頂）	三七九・五	二三四〇
鳳儀（縣城）	四〇一・〇	二〇六五

下關鎮（鳳儀，大理兩縣交界處）	四二·八	二〇五〇（新測）
洱河橋（大理，漾濞兩縣交界處）	四八·〇	二九〇〇（舊測）
平坡舖	約四四	一六四五
漾濞（縣城）	四五〇·〇	一六七
楊梅嶺（蒼山山脈的山頂）	四四四·〇	一六四九
老太平舖（村）	四七三·〇	一四二一
勝備橋（漾濞永平兩縣交界處）	四八五·六	二〇五〇
鐵絲窩（山頂）	五二五·五	一六四〇
杉松哨	約五二八	二六〇五
梅花舖	約五三三	二四三六
永平（縣城）	五三〇·〇	三三三
北河橋	五四一·〇	約二六〇
		一八五

楊梅坡(村)	五三〇	一八九〇
塘坊河	約五四八	二〇四五
麥莊丫口(山頂) (永平，雲龍兩縣交界處)	五五五·五	二四八五
功果橋(跨澗滄江上)	五七·六	一四二〇
坡脚(雲龍，保山兩縣交界處)	約五九〇	三九九
瓦窰(村)	六三〇	一四一〇
舊寨(山頂)	六三一·〇	二五一
左所營(村)	約六五三	一九一六
板橋(村)	六五九·〇	一八四六
保山(縣城東門)	六六八·〇	一八四六
朱家屯(村)	六八〇·〇	一八六六
陡石崖	約六八六	二〇七三

大官市(山口)	六九·三	三三八
下平場子	七〇九·〇	一七六四
戈家山(山頂)	七四·七	三三六
林林寨(村)	七二九·五	一〇三九
陸窩壩(山口) (保山,龍陵兩縣交界處)	七三三·八	三三七
惠通橋(跨怒江上)	七五九·五	八四九
木瓜丫口(高黎貢山脈的山頂)	八〇一·二	三七六
龍陵(縣城西門——車站)	八三七·八	一五八
雙波(龍陵,潞西兩縣交界處)	約八四一	一七三
新橋	八六六·〇	二五二
芒市(土司駐在地)	八七六·〇	二二六
夫永寨	八九七·〇	二〇九



邦弄	九〇八・〇	11011
三台山	九二五・〇	11111
遮放（土司駐在地）	九三六・〇	11011
護浪	九三九・〇	11011
南札	九四九・〇	九九四
黑山門（山頂）	九五八・〇	11011
碗町河（中緬交界處）	九六四・〇	11011

我的伴侶

在三月十一日那天早上，我們坐着車子，從昆明出發。那部車原來是某機關送職員往西去的。我因為有熟人的關係，在車上謀得了一席地位。這個機會，是很不易得；因為後來朋友們告訴我，好幾位想在同樣情形下作旅客的，都被他們拒絕了。同去的大客車，連

我們的車，一共是兩部，都是比較很新的『道治』(Dodge)牌車。車子的大小，和西南公路局的長途客車一樣。不過車裏大部份是隔成一間擱行李的統房，只有緊靠着司機後面，設有一兩排客座。我們車上，只有一排座，却是安着有沙發式的皮墊的，坐起來比公路車子舒服得多。

我們同伴去的，一共有二十位左右。我們原來以爲此去，要過男子世界的日子。意料不到地，上車以後，發現同行的伴侶當中，百分之五十以上，是狠摩登的太太小姐們；其中大部份是燙髮著高跟皮鞋，還有作男裝的。我們真巧，這次正碰着那機關裏職員們的眷屬，結羣往西去。在女性成分這樣高的社會裏，旅途當然是不會感覺枯燥了。和我坐一車的，有林可儀、沈叔成、蔡競平、馮君遠、陳昭炳幾位先生。我們以前大半彼此都是很熟的朋友，所以一路上更是有說有笑。同伴們知道我要寫遊記，特別讓給我一個最好的坐位，讓我可以看見一切沿途可記的風景。同時還有兩位朋友，沿途幫着我看路牌。我們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記，差不多每幾公里都有筆記記下來。車子有時雖然走得很顛，在車上做慣

了筆記，倒也並沒有關係。

由昆明到安寧

由昆明到安寧一段三十幾公里，是到安寧州溫泉去所必經之路；大概讀者們去過的不少。因為溫泉已經闢作風景區的關係，這段路的路面，最近一年來，曾經過積極的整理；比較去年的情形，已經好得多。這一段路上，農產比較相當地豐富，村落散布得相當地多。路旁每公里樹着有里程碑，記載距昆明汽車西站的里數。每一村口，也都樹着有大號木牌，上面寫着那村的名稱和距昆明的公里數，正和黔滇公路幹線上的情形一樣。沿途橋樑和涵洞，也全部編號，立有石碑。

我們是十點四十五分，由潘家灣車站動身的。一個天上完全無雲的晴天，坐在一部新車子上，以每小時三十幾公里的速度，在這段很好的路面行駛，確是一件很快意的事。過了汽車西站以後，車子穿過一片墳山地帶，往西北方向走去。兩公里以後，墳山已經走

完。路從此穿着昆明湖旁的一片壩田前進，路的兩旁，栽着成列的圓柏，白楊，或按樹。過黑林舖（距昆明四·三公里）以後不遠，右旁看見一條叉路，就是新築的，往富民去的『昆富路』（叉路口距昆明四·六公里）從這裏起，路差不多是直向西行。穿過昆明湖邊的車家壁村（距昆明一三·七公里）以後，再走不到一個半公里，路就和往西山去的馬路分手（叉路口距昆明一四·七公里）；去西山的路，由此折向南去，去安寧的路，却折向西北，翻上碧雞關的山口。從昆明遠望碧雞關，好像那處的山，相當地不矮，盤上山的公路，尤其是好像很陡。可是事實上碧雞關比昆明只高七十五米，比車家壁祇高六十米；這樣和我們以後在滇西所翻過的山峯比起來，幾乎不能算山。從往西山的叉路口起，路盤上去，差不多兩公里，就到了有名的碧雞關（距昆明一六·六八里）。從關口向前行，路大部份是緩向下趨，兩旁都是田，可是稍遠處就看見連綿的矮山，山上只是一部份有樹。這樣地走了十五公里，到了往溫泉去的叉路口（距昆明三二·一公里）在該點往渡泉的公路，折向北去；滇緬公路，却繼續往西行。

## 由安寧到稜豐

過了往溫泉去的叉路口以後，路面情形，大不如前；沿途指示村名的木牌，再也看不見。走了一公里半以後，安寧縣城（距昆明三三·七公里）就在車的左旁掠過去。安寧原來叫做安寧州。民國時改稱安寧縣。縣城雖說不能算太小，城牆却是用土磚築成的。城裏有從『硝土』製鹽的工業；據說陶瓷工業，也相當地發展。但是從看風景的眼光看來，安寧附近十幾公里，幾乎完全是荒山，實在不令人發生美感。車由安寧前進，大部份是在荒山頂上走，大體相當地平坦。不過因為路面不佳，走起來不免有點顛簸。近安寧的幾公里，一部份這種山地已經開闢成田。有時在山頂上，偶而看見一些極小的松樹和正在盛開白花的『鬥雞娘』稀疏地散布着。十幾公里的荒山走完以後，隨着有十幾公里的松山風景；這段路在滿長着小松樹的山間穿行，其中較低平的地方，却已闢成田地。再前去，我們的路，翻上了一座較大的松山，在這山頂的山口，有一個小村，名叫楊老哨（距昆明

七八·五公里。)這山上來很容易，盤下去却費了八公里左右的路程。下完這山，再走過十公里左右的松山風景，到了祿豐附近的壩子。從這塊壩田上穿行六公里左右，便到了我們的餐站，祿豐（距昆明一〇三·一公里）了。

### 祿 豐

公路經過的祿豐站，並不在祿豐城，而是在屬於該縣的董谷村。縣城本身，在該村的北面，離村大約有兩三公里。從車站有一條窄窄的馬路，通到縣城；那城的城牆，站在村外，可以看見。董谷村的市面，一共約有五十米左右的長短，兩旁也沒有旁巷。因為這裏是昆明到大理上規定第一天行程中的餐站，街上的店舖，自然以飯館（大半兼營旅館）占多數。街上設有一處警察分局。店舖除掉飯館以外，有一家栗炭店，兩家雜貨店。另外街上還擺着有幾家攤子，賣甘蔗、橘子等水果。雜貨店裏，帶着賣各種大小的剪刀。這是祿豐縣的出產。據店裏的伙計告訴我，這些剪刀，就是在本村打的；所用的鐵，却是來

自定遠（就是現在的牟定縣，在祿豐縣的西南。）我們拿國幣三角五分，就買了一把很好的大剪刀；這價錢比昆明不止便宜一半。論起品質來，却比昆明市上所買的杭州剪刀還要好得多。

昆明近來生活程度的高漲，似乎還沒有十分影響到祿豐。我們是在街上一家『裕興客棧』吃的客飯，八個人一棹，六菜一湯，每客收費國幣二角五分。當我們吃飯的時候，正巧有一輛雲南汽車公司的客車，先我們而到。在那車旅客當中，有一對西人夫婦，大概是從大理遊歷歸來的。

由祿豐到楚雄

我們是下午兩點十三分到的祿豐。午餐以後，三點二十七分，從祿豐乘車前進。走了剛好一公里，祿豐壩子，便已走完。這時候向路的右邊下望，看見路旁河水中央，一座小島上面，立着一座小的圓形尖頂的碉堡（此處距昆明一〇四·一公里）同車的朋友，告訴

我說，本地人把這小碉堡叫做『諸葛亮砲台』。從祿豐向西去，路面忽然大好。但是路旁的石質里程碑，還祇立到一百一十公里，再前便祇有木製的里程碑。由『諸葛亮砲台』到一平浪的二十一公里，是一段風景絕美的路；論起景緻來，在滇緬公路全程上，要占一個重要的位置。在浙江省遊覽過的朋友們說，這一段途中的風景，很像富春江旁的風景，也彷彿像一種大規模的『九溪十八澗』。從我個人的經驗看來，却令我回憶到川黔公路上將進貴州境以前東溪以南的一段江景。具體地說起來，這段路的特點，是兩旁夾着山，一邊沿着江走起來，伴着江流蜿蜒盤旋，依着山勢時上時下。山上長滿了樹，江中露出許多大小不等的石塊，夾着泥的黃色渾水，以相當的坡度，從上游奔流下來。許多地段，是把山鑿開，展成較寬的路，所以到處看見露出石崖的斷層。山是由殘灰色和淡黃色的石灰石和泥頁岩構成的；露出的土，都大半作暗紅色。車在這段路上走，因為轉彎和上下坡的地方很多，彎來得急，坡度也常常很大，所以實在是相當地危險。據說車子失事，在這一段上是常有的事。『險』和『美』兩個字，是這段路恰當的形容詞。幸虧這節路面很好，



我們坐的車子也很新，所以一路前去，祇覺得好玩，並沒有怎樣地耽心。細說起來，這段路的前一半（大約十一·二公里）是溯着一條江往下游去，路勢全盤看來，是溯着江下趨；後半路，却是溯着這江的一條支流，往上游去，所以路勢大體是向上趨。在前一半路走完的時候，公路走過一座跨江的大石橋。這橋的形狀，是秀美的彎形；那處的風景，尤其是這段路中的精華。

下午一時十七分，我們到一平浪（距昆明一二五·〇公里）停下。一平浪並沒有村莊，祇是在路北有一片很大的，比較新式的一鹽廠房，那就是雲南省財政廳所辦的製鹽場。我們原來在這裏參觀一下，因為時間已晚，在那裏服務的熟人又找不到，在場裏轉了一圈，共祇停兩分鐘就走了。據我們以後打聽，產鹽的地點，並不在一平浪，而是在離一平浪四十華里的某處；從那裏讓鹽水，經過一條四十里長的水溝，流到一平浪。在一平浪進行的工作，不過是熬鹽。熬的方法，和四川省各鹽井所用的老法子，沒有多少區別；祇是用的燃料，不是天然燃氣，而是固體燃料。熬鹽的器具，是淺的圓底大鐵鍋。所以一鍋出

來的成品，拚起來成半球形狀；但是普通這半球却是分成大小相等的四瓣。昆明和一平浪的中間，現在每天有鹽務管理局自備的大卡車，來往運鹽。此外還有馱馬和人力，做輔助的運輸工具；在祿豐至一平浪的途中，常常可以遇見一個人（措子）普通是措兩瓣這樣的鹽。這鹽瓣從背上聳起甚高，頗為有趣；但是一看他們長途措運的勞苦，未免令人不忍。

從一平浪往前走，路還是溯着小江上趨，江越來越窄，不久變成一條小溪；水却慢慢地清起來。江的兩旁，大部份仍然是多樹的山（樹中以馬尾松占多數。）路不像以前的險，風景却是非常幽美。這樣地走了二十三公里左右以後，路才離開此溪，盤上山去，三公里就盤到級三坡的山頂（距昆明一六一·〇公里。）級三坡是一座大山，上面滿長着馬尾松；近頂一帶，除松樹外，還有不少的檜樹（雲南叫做「杉松」，安寧州溫泉附近山上最多。）公路過這山的最高點，海拔二一四〇米，比較一平浪高四百米；因為一路慢慢地爬上，不大顯出得高。從坡頂前去，路大部份是陡盤下山，十公里之後，方才變為平坦。由

此前往楚雄，路旁所過的，一部份是松山風景，一部份是已闢成田的高原，二十公里之間，祇有一處從高原下了一個小坡，其餘的路全是相當地平。（近楚雄的兩三公里，是穿過一片壩田。）在太陽快要落下的時候（午後六點五十三分），我們到了楚雄。

### 楚 雄

楚雄距昆明一九一·〇公里，是昆明下關途中的宿站。公路祇由北門外經過，並不穿過縣城，車站却是設在城內。因為這種緣故，城裏的西北角上修了一小段砂石馬路。其他部份的城內大街，全是石板街。楚雄城似乎比安寧、祿豐兩縣的縣城要大些，並且好些。城牆是用青磚砌成，在夕陽中露出蒼老的顏色。城的大小，大約是一公里見方。主要的街道，是東西南北四條大街。在這四條街的交叉點，有一座跨街的樓閣，叫做『觀音閣』。那處便是城內最熱鬧的中心；不過論起位置來，有一點偏乎西北。四條大街當中，最熱鬧的是西大街（也叫『中正街』）大約有四百米長。北大街祇有三百米左右的長度；東南

兩街，却是比較地長些。縣政府、教育局，和一處福音堂，全在西大街；省立楚雄中學在南街，汽車站和郵局，則在北街上。東街要算正街中比較最靜寂的一條。除掉四條大街以外，還有一些不很重要的旁街小巷；但是事實上城裏正街以外的其他部份，房屋不多，大部份全是闢成田園。在城裏有一宗很可以注意的事，就是門牌上並沒有街名。惟一的路牌，似乎掛在西街口上的『中正街』。從門牌上所看見的來說，普通的街，都不叫某某街而叫做某某鎮；比方南大街在門牌上寫作『楚雄縣第一區廣陽鎮』，北大街寫作『安定鎮』。這種寫法，令我們想到，以前這城，或者是將幾個鎮合併而成的。

從食的立場來說，楚雄在滇緬全路上，要坐第一把交椅。這城飯菜的價廉物美，是多走過這路的所共同稱道。我們可以說，楚雄是這路上惟一的站，現在還可以拿國幣一元以下的代價，把兩三個人吃得酒醉飯飽。除掉不少的小飯館以外，其他各種店舖（旅店，理髮店，雜貨店，洋貨店，糖食店等等）可以說應有盡有。街上的居民，似乎比昆明人要勤快些。一早七點鐘的時候，各家門前，就看見有婦人，拿着一把掃巴掃地。她們不單是掃

除自己門前的灰塵；還把家門附近的一段街，也掃乾淨。這種習慣，似乎很值得提倡。一部份飯館和其他店舖，在午前七時，已經開門了。

由楚雄到下莊街

三月十二日的早晨，吃完了早飯以後，我們在八時五十一分，從楚雄動身。四公里以後，楚雄壩子已經穿完。從這裏前去，經過三十公里相當平坦的路程（路旁所見的大半是松山風景；山間平地 and 較平的山坡，都已闢成田，）到了鎮南附近的壩子。縣城設在壩子的當中，似乎是多山省份的通例。在這塊壩田上穿行三公里左右以後，路從鎮南縣城的北面擦過去。（鎮南距昆明二二七·八公里；城牆是用土磚砌成的。）再前兩公里左右，壩子又走完；兩旁所見的是闢成稻田的邱陵地帶。稍前又穿過一個小壩子，再穿過一段邱陵田，經過一段松山風景，然後到了沙橋（距昆明約二四四公里。）沙橋雖不過一座小小的村莊，裏面却有一座樓房式的旅館兼飯館。據說因為公路車常常在路上拋錨，

旅客不免有時在這村吃飯或者過夜，所以設備還不錯。

由沙橋前去，路穿過一條小河旁的一片沖田。走了八公里，過了一座跨河的橋以後，就到了天子廟坡的坡脚。天子廟坡，是昆明，下關途中最大的山坡，牠的雄偉，很可以和滇西的大山，相提並論。從距昆明二五二公里的地點起，公路盤旋上山，大部份是很陡。一共走了十八公里左右，最後達到了海拔二千六百米的坡頂（距昆明二六九·五公里）這處坡頂，是滇緬公路全路中最高點之一。翻的這座大山，是由石灰和泥頁岩所構成；泥土的顏色，大部份是暗紫紅色。山上滿長着是樹，其中大部份是馬尾松，但是間空也有別種的樹。達到山頂以後，四望全是山地；衆峯都到脚底，這一段風景很有一點像川黔兩省的交界處。從坡頂前去，路大體作馬蹄鐵的形狀，在山脊上繞行；如此地走了十幾公里，到了對面一個山峯上，然後陡向山下盤去。一共走了三十公里左右，中間有三處上而復下，翻過三個小峯，方才下到山脚。最後一段路，是在兩山間，溯着一條小溪下趨。

天子廟坡的西麓，距昆明大約三一三公里。普通的行程，是由此再向前行十二公里，

到雲南驛吃午飯。我們因爲朋友招待的關係，在山麓抄上一條支路，走一公里，於下午一時二十二分，到下莊街停下進餐。

### 下莊街

下莊街屬於祥雲縣，距昆明大約三一四公里。原來這莊的建築物，祇是供「趕街子」之用。街期以外，完全沒有市面。後來這裏兼用作鴉片市場，所以每逢街期，更加特別的熱鬧，現在鴉片貿易，已經禁絕。但是當地政府，很想把牠積極地建設起來，成爲市鎮，所以特地把牠改稱「維新街」。我們這次到那裏，看見有一部份的房屋，正在進行建築，雖說房屋都是用土磚築成（上面蓋着瓦屋頂，鋪面用木質的鋪板），有的房子，居然也雕畫起來。但是我們所得最大的印象，是大半建築，迄今仍然是屋雖有而常空，常川營業的，不過是少數的店鋪。在少數開門的舖子當中，有一家火腿店，賣國幣四角一斤的火腿，似乎比別處特別公道。

下莊街的全部，是作窄長的形狀（南北長一百八十米，東西六十米，）四面全有土磚砌成的牆圍住，祇有南面有門，可以出入。北頭的當中，設有解雲縣第四區區公所。村雖說小，街雖說一共橫直不過三條，路却是很寬的土路，可以行駛汽車。照在照片上，彷彿像一座大的城市。

我們在下莊街，是在一家『劉記迎賓飯店』吃的午飯。這店門前貼着一副有趣的春聯，上面寫着：『民國萬歲，中國萬歲；銀幣世界，紙幣世界。』我們兩車的人，一路同伴來，走了一天半以後，已經廝混得很熟了。每當車子停下來，我們的社交生活，便行開始。在下莊街吃飯的時候，有一位朋友，一定要擠到太太小姐們的棹上去吃飯。問他爲何如此，他說是替人家趕蒼蠅。從此『趕蒼蠅』便變成了我們的專門名詞。

#### 由下莊街到下關

午後三點十八分，我們從下莊街動身前進。回到滇緬公路以後，我們沿着那路，往西



去穿過一大片壩田。在這段異常坦直的路上，車走得特別地快。前行十二公里，雲南驛（距昆明三二五公里）在我們的左（南）邊飛過去。雲南驛是昆明下關途中第二天規定的餐站。但是一直到現在止，這鎮一共還不過有一條短短的直街。街上的房子，全是用土磚蓋成的。

由雲南驛繼續地穿過壩子前進，約計四公里以後，路翻過一片約長兩公里的邱陵地帶（這段地帶，相當地平，大部份已闢成梯田）；再前便穿過龐大的祥雲壩子，十公里到青華洞（距昆明三四三公里）緊靠着公路的南邊，便是所謂的青華洞。這洞位在一座矮荒山的山脚；洞口東向，洞旁有一廟，在山頂上，廟門北向。據朋友們說，這洞是路上名勝之一，裏面很不錯。我們因為時間的限制，未曾在此停車。在雲南驛和青華洞的中間，公路的北面，有一個小湖，大約長三公里左右；湖水非常地清，作美麗的藍色。

由青華洞前行，一公里左右，路的右邊，看見一條支路，向北往祥雲縣城去。這城並不在公路上，而在公路之北約三公里，隔田可以望見城牆。

由此再前，翻下一片矮的荒山，一共走了二十二公里，才下到一個小壩子。（這壩子的高度，似乎較祥雲壩子爲低。）六公里穿過這小壩後，在約距昆明三七一公里的地點，路盤上定西嶺去，定西嶺是下關東面的大山。山的東坡，大體是很荒，祇稀疏地長着一些極小的馬尾松；西坡上樹却不少，其中除松樹最多外，也有許多別的樹。東坡差不多完全是由石灰石構成；西坡除掉淺灰色的石灰石外，還常看見暗紅色的泥頁岩，土也常作暗紅色。在公路途中，經過此山兩處高峯（距昆明的公里數爲三七七和三七九·五）牠們的高度一樣，都是海拔二千三百四十米。

在距昆明三八六公里的地方，路下到定西嶺的西麓，進入冲田地帶。

再過七公里左右以後，便到了下關附近的大壩子。穿着這壩子前進，經過鳳儀縣城（距昆明四〇一·〇公里），於下午六時四十一分，到達下關（距昆明四一一·八公里）。

鳳儀縣城，緊靠着公路的北邊，大約長一公里；城牆是用土磚砌成的。在縣城對面，公路南邊，有一所『鳳鳴書院』。下關，鳳儀附近的壩子上，田中所種的糧食，現在以蠶豆占

主要成分；有的部份，油菜也不少。黃色的油菜花，和蠶豆的綠葉配合起來，很是調和有趣。

### 下關

下關雖不過是一個鎮市；可是從雲南省的貿易來說，占着一個重要的地位。由北路麗江一帶來的貨物，全是經過下關，再支配到滇東或滇西去。向西北去，經過大理，洱源，維西，德欽等縣，前去上通西康和西藏的大道，也是以下關為起點。反轉來說，雲南的貨物，是經由下關，運往滇北和康藏。這樣看來，下關好像是一處貨物流通的總站，滇省交通的總紐。牠的所以叫做『下關』，是和『上關』相對而言；『上關』在大理之北，『下關』在大理之南。很奇怪的，下關的鎮市，一部份屬鳳儀縣，一部份屬大理縣。主要的街市，彷彿是成一種丁字形；這就是說，正街有東西北三條。市面差不多全在東西大街上，該街是屬鳳儀縣的。北街將這條大街，分作東西兩段，本地人就把牠們分別地叫做『東街』和『西街』，東街比較地長。從丁字街口東去，到一扇所謂的『東門』（也叫『迎春門』）大

約有五百米長短。東門以外，還有一兩百米的市面，可是不大熱鬧。西街很短，一共似乎不到一百米長。丁字街頭，是最熱鬧的地段。由這裏北去，大約走六十米左右，過了一扇類似簡單城門的大門，再前過一橋，便到了大理縣所轄的部份。這一部份，地面不見得比鳳儀縣所轄部份小多少；論起熱鬧來，却是差得多。出了那扇城門似的門以後，隨即過一大座大石橋，這橋跨在洱河身上。在這處洱河方才從洱海南端流出，河身相當地寬；水却是異常地澄清，作一種美麗的碧綠顏色。洱海是一個窄長形的湖，在大理的東面。因為牠的形式，有一點像一隻耳朵，所以叫做『洱海』。『洱河』也叫『洱水』，是隨着洱海而得名。這河是一條奇異的河。牠從北邊流入洱海，又從洱海的南端流出，然後採取西南方向，在平坡舖流入漾濞河（也叫『漾濞江』）。在下關附近，洱河相當地寬，前行往下游去，反而窄起來。下關（距昆明四一一·八公里）的高度，是海拔二一九〇米（新測），平坡舖（距昆明四三四公里）是一六二七米。二十二公里的中間高度有五百六十三米的差別。順着這樣大的坡度下趨，同時因為河床轉窄，河水被束緊，造成了洱河的奇景。

在下關鎮內，過了跨洱河的橋，馬上就過一扇關門，上面寫着『玉龍關』三字，這便是下關的『關』。前去路向左轉，又過一座跨洱河的橋，隨着又過一扇關門，上面寫的是『龍尾城』三字。出那關門以後，向右轉沿着洱河走，頃刻市面走完，前行就是上大理去的大路了。

由昆明到下關，雖說規定是兩天的路程。但是因爲一般地說，路面不大好，公路上的汽車又多半是舊的，坐公共汽車去，因爲隨時可以拋錨，普通平均至少要走四天；有的時候，車在『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叢山荒野地方，拋下錨來。把乘客們急得『走頭無路』。我們這次很順利地，按照規定行程，安然地走到目的地，真是幸福。不過到站的時，天已經快要黑，街上大部份的店舖，除掉有些飯館以外，都已關門，完全看不出下關平日熱鬧的景象。在黑暗中我們所感覺的，祇是鎮並不大闊，街道又窄又髒，也不整齊。街是用石子鋪成，中央鋪着一條窄長的石板，（最熱鬧的一段舖兩條，）街上的店舖，種類不少。就中我們所看見的，有旅店，飯館，綢緞店，布疋店，洋貨店，雜貨店，等等。五洲大藥房，在這

裏設有一處支店。鋪子裏比較特殊的貨品，有由北路麗江一帶來的氈毯。這種氈子，是由羊毛織成，普通都是染成深紅色。上面織着有圖案式的花。工雖然粗，看來却是很雅。滇西一帶比較富有的人們，常喜拿牠來做裝飾品。在昆明的朋友們，都說下關所產的黃菓好，到這裏方知並不可靠。下關的黃菓，並不像廣橘或者美國橘子，而像一種粗皮的大柑子；皮是粗而且厚，吃來相當地酸，價錢也並不特別便宜（國幣一角一斤）。

因為朋友的請託，在下關的街上，到一處堆棧內，去訪了一位石先生。不巧石先生已去昆明，店中的賬房，把我們引到裏面，去會石太太。那店裏面很大。店的內進，是土人的住宅；內中一切佈置，和內地全無分別。接見我們的堂屋，也是中間供着祖宗，前面方棹上擺着一排錫製的蠟燭台。滇西婦女，素來以能幹和勤儉聞名。據說她們以為雇用老媽子，是女主人的恥辱，因為那就是表示女主人不能幹，石太太和我們談了一會兒，態度很是大方。

## 由下關到漾濞

下關素來以多大風出名。據本地人傳說的神話，風的由來，是因為有一次風神化裝來下關，當地的老百姓，不知道是他，不知怎樣地得罪了他，從此以後，下關就整天不斷地刮着大風。這不過是可以供茶餘酒後消遣的神話。下關，大理一帶之所以多風，大概是因為地形特殊的關係。這一帶地，三面環山，只留一口，並且地勢很高，一面又臨着洱海，所以風比較地大而且多。但是也並不是一天到晚地有風。比方我們這次來，到時完全沒有風，離開的時候也沒有風，只是夜裏幾乎刮了一整夜。

下關街上，絕對談不上一個『美』字。但是往遠處一望，確是十分好看。尤其是跑到街的盡處，一面可望見洱海蔚藍色的水。一面可以望見蒼山頂的積雪，真是一幅絕美的圖畫。

從下關到保山，公路上的里程，是二百五十六公里。照舊日的說法，這一段一共是八

站路。所謂「一站路」就是指馱馬一天走的行程，平均是六十里左右。按距離上來說，坐汽車一天趕到，應該沒有什麼。可是在這段路中，先後要翻過四座大山；好多地方，路是非常地險。並且有一部份的路，到現在止，路面既不夠寬，又不夠平滑，走來十分困難。因此普通行車的，大都是把這段路，分作兩天走，途中第一天宿永平。我們這次，因為想一天趕到，一清早四點多鐘就起床。吃罷很飽的一頓早飯以後，六時三十三分，就從下關啓程。公路並不穿過下關的街市，而在街外的南邊，順着街的方向往南去。街過完以後，再向前去半公里左右，路就到了洱河的岸邊，沿着這河下溯。

讀者們還記得卡洛夫主演的「科學怪人」的廣告麼？在那廣告上，似乎是說過：「胆小的奉勸不要來。」這句話我想正好引來形容下關漾濞間三十幾公里的旅程。這段路的風景，是那麼樣的美，却也是那麼樣地險。欣賞風景的人們說，這段路是滇緬公路上最美的一段。胆量不大的，却一定要說，這路坡這麼大，彎這麼多，又這麼急，路面又不見好，險得真是怪「損」的。說這段路險，絕對不是開玩笑。現在幾乎每天有車子在這段上失事，



有時一天好幾部。可是要是一個人胆大的話，走這險路，反而更顯得出來牠的奇而美。

自來中國談遊歷的，差不多都很推崇大理的風景。在從前交通工具不發達，遊覽只是依賴步行或轎子的時候，蒼山洱海的勝景，當然在別處很不容易得到。近代交通工具的發展，給我們以遊覽的新便利，同時也令我們對於遊覽的觀點改變。以我個人的旅行經驗看來，這洱河旁的一段汽車旅行，確是有特別引人入興，並且令人永不能忘的風味。只要不怕的話，我可以一切最高的讚美詞，來推薦這段驅車（drive）。

洱河旁的風景，究竟是怎樣呢？按大體來說，從下關溯着洱河下去，路的方向，是朝西南去而略偏正西；路的趨勢，是順着河的坡度，比較很陡地往下趨。仔細看來，却比這裏描寫要奇得多。洱河在這路中，夾在兩山間往下流，沿途蜿蜒盤旋，轉彎的地方非常地多；路也就隨着河流山勢，這樣地在那兒轉。另一方面，路的總趨勢，雖說是頗陡地往下去，可是中間有上有下，順着山勢開出，坡度往往是異常地大；有的幾處，陡得到根本不合於普通公路的習慣。有好些地方，路是鑿山開寬而成的；因此一旁露出岩層的地方固然多，劈

岩而過的地方也很有幾處。河的兩旁，夾着是山。南岸的山，是由紫色泥岩構成，沒有什麼特出的地方。北岸的山，屬於蒼山脈，是點蒼山的腳山（Foot-hills）；那山大部份是由花崗石構成，在別處很是少見。兩邊的山上，多長得有樹，有的地方很密。洱河的水，是異常地清，靜處作極美的碧綠色。因為水流得很急，水中又散布着有許多大小不等的石塊，水從石上冒過，到處激成瀑流（rapids）；深綠的水上，罩着許多白色的浪花，再配上兩旁有樹的山，和彎多坡陡彎急的險路，真是一幅筆墨無法形容的美景。

路沿着洱河下湖，一共有二十公里左右。起初路在河的南岸走。途中在離下關祇有兩公里的地方，路過天生橋。在這處河身很窄，河中有一座天然生成的窄石門；水經石門，急奔下去，造成一幅最美的風景。（最近曾經有人，想計劃在此設立水電廠。但據我看來，此處水的流量太小，並且兩頭高度的懸殊也不夠大，恐怕不适宜於做這種用處。）在這處河的南岸，有一塊石碑，上處寫着：『漢諸葛武侯擒孟獲處。』對岸矮山上，有一座廟宇，據說裏面供的是諸葛武侯。因為路險不易攀登，我們沒有能去遊玩。據考古專家說，天生

橋附近，唐時南詔國的遺民最多，幾乎隨地可以拾得。此外又有人說，洱河本來不從天生橋下流過。民國十四年大理地震以後，附近洱河改道，方才改爲流經此處。

在距下關約六公里（距昆明四一八公里）的地方，公路走過橫跨洱河上的大石橋；這橋名叫「洱河橋」，是大理、漾濞兩縣交界的地方。過橋後，路順着河的北岸前進。約三公里以後，走過設在河旁的「大理癲瘋隔離所」。據說因爲大理一帶，癲瘋病多，所以有這種設置；但是現在却已廢而不用。再向前去五公里左右，兩岸山上的樹最密，山也比較地更是高而險陡，河流也更急起來；這處附近幾公里的風景，尤其是洱河美景中的精采。更前洱河上見有一座鐵索橋。又前在距昆明四三二·九公里和四三三·七公里兩處，先後看見有兩座藤橋。這種橋構造的原則和形式，都有點像鐵索橋，但是係用藤編成，兩頭繫在樹上或者樁上，看來古香古色，尤其是難得而且極爲美觀。

路過第二座藤橋以後，陡向右轉。這處是洱河流入漾濞河的地方，地名叫做平坡鋪。（距昆明約四三四公里。）從這處起，路改着溯漾濞河而上，取西北方向，往漾濞縣城去，

路勢大體緩向上趨。初行一段，路旁河中，仍然是瀑流很多，河流很急，和洱河風景，沒有多少區別。在河右岸的山，也仍然是由花崗石構成。約行六公里以後，水面變為平靜，不大看見瀑流，景象不像以前那麼奇；但是沿着碧綠色的清水前進，風景却仍然是很幽美。這樣地走了快十公里，方才走過縣城附近橫跨漾濞河上的大橋。在這處河身很寬，比在平坡舖寬得多。公路的大石橋，還沒有修好；我們過的，是一座木質的便橋。過橋的時候，向下一望，看見水流很急。過橋以後，向右一望，隔着田和河，看見漾濞縣城（距昆明四五〇公里，高海拔一六四九米。）城的附近，有一小塊壩田，城牆似乎是用青磚砌成的。

由漾濞到永平

過了漾濞城附近的跨河大橋（漾江橋）以後，公路很陡地盤上一座大山。這山名叫漾濞山，也叫清水朗山，仍然是屬於蒼山山脈。牠的最高峯，名叫楊梅嶺，所以普通也常把這山，整個地叫做楊梅嶺。

這段翻過楊梅嶺的公路，有的地方非常地陡，轉彎的地方非常地多，一旁又臨着很深的山溝。因此在這段路中失事的車子，也是非常地多。有一處據說一連翻過十幾部車。我們路過那裏的時候，看見有一部車，四脚朝天翻在崖下；據說翻了已經有好幾天，還沒有方法救起來。細看那處地方，並不是特別地險。大約真正危險的地方，司機開車比較小心，所以反而不出險。倒是不大危險的地方，一大意把車開快了，馬上就可出事。因為路窄彎多，同時是繞着山走。常常看不見對面來的車子，沿途常要拉着喇叭，要不然就有撞車的危險。有一次我們的車子，正在轉彎的時候，對面一部卡車，沒有拉喇叭，向着我們衝來。幸虧我們的司機，眼明手快，立刻把車殺住，讓牠過去，要不然真整個地撞上了。

一共盤了十四公里的山，方才到了楊梅嶺的頂上（距昆明四六四公里）。此處的高度，是海拔二四〇一米，比漾濞縣城高出七百五十二米之多。這些大山，似乎大部份是暗紫色的泥頁岩所構成。山上滿長着樹，樹中最多的是馬尾松，其中有的相當地高大，此外也有杉樹和別種的樹。一路盤上這山，四望到處都是樹林；遠遠望見蒼山頂，近頂一

段山溝中，布着有積雪，成爲白色的脈狀條紋，風景真是十分的美麗。楊梅嶺近頂一段，上山途中，路旁都常看見有野生的茶花樹，正在盛開大朵的紅花；綠樹中雜着大紅色的花，相襯起來，尤其是令人發生美感。頂上四公里，樹是特別地密而且高，路雖說是一旁臨着小溝，走起來却彷彿是從樹林中穿過。

從楊梅嶺的山頂前去，經過兩公里較平的路以後，路陡行盤下山去，六公里到太平舖（村名，距昆明四七三公里，海拔二〇五四米。）由這村前行，路改往上盤。一公里半以後，又改向下盤。在這段山路中，看路旁露出的岩石，似乎這片山大部份是由暗紅色的泥板石構成，土質很是鬆動；山上却仍是滿長着樹，風景仍然很美。一路下山，路的左邊，大部份是臨着一條小溪下溯。到後來那溪慢慢地展寬，成爲一條水色碧綠的小河，就是勝備河。

由太平舖起，走了十二公里，路下到山脚，前去走過漾濞永平兩縣的交界點，橫跨勝備河上的勝備橋。這河並不寬，不過水是異常地清，看來作美麗地碧綠色。現在所謂的

『勝備橋』是一座新式的公路橋；但是在這橋附近，有一座舊的鐵索橋。在勝備橋附近，碧綠的小河，夾在兩座滿長着綠樹的大山間往下流，又是一幅極美的風景。

過了勝備橋以後，路又改向上趨，盤上杉松峭的大山。這山似乎比楊梅嶺更大；上山的路，一般地說，却沒有翻楊梅嶺那路的陡，有的地段相當地平，有的地方甚至稍向下趨。山也是由暗紅色的泥板石構成，但有的部份是石灰石。山上也還是滿長着松樹，近頂一段也有不少野茶花，和楊梅嶺的景况相似。可是近頂一帶，樹中除掉極多的松樹（樹多半是高大）以外，還看有不少的『杉松』（檜樹）。這山的所以叫做『杉松峭』，大概就是因此而來。

上山路一共走了三十公里，方才盤到在山頂的鐵絲窩（距昆明五一五·五公里）。這處山頂，海拔二六〇五米，是滇緬公路上最高的一點；比山腳的勝備橋（海拔一六四〇米）高出快一公里。

由這處前去，先走了一段不到一公里的平路，隨着就陡向下盤。兩公里過杉松峭

（距昆明約五一八公里，海拔二四三六米）以後，路繼續陡向下盤。這山上似乎花不少。我們走過的時候，路旁看見一位十歲左右的小女孩，頭上戴着一頂鮮花綴成的花冠。正巧在這個時候，因為前面有一部壞車，我們不得不停下來。看她那玫瑰色的臉，配上鮮豔的花冠，想起鄉下女孩，真是福氣。

由杉松哨起，一共走了十二公里，於十一點三十九分，到達永平（距昆明五三〇公里，海拔約一七八〇米。）初行一段，樹木大而且多。往後樹漸漸地稀起來。到永平附近的幾公里，幾乎全是一片荒山；和剛才所走過的風景，完全不同。最後的一公里半，是通過永平附近的壩子，路相當地平坦。

公路並不通過永平縣城。那城在路的北邊，可是離開路不到一公里。城的附近，有一片壩田；但是壩子並不大，一直穿過，不過四公里左右。壩田四周，完全是荒山，是一件極煞風景的事。我們因為要趕路，來不及到城裏吃飯，只是把下關帶來的一些煮雞蛋吃了，草



由永平到功果橋

正午十二點半，我們從永平動身。兩公里穿完永平壩子以後，路在荒山頂地帶穿行。這時四望滿目荒涼，到處都是不毛之地。如此地走了八公里，（中間過了一座跨河的大石橋，）路旁方才又看見邱陵田。再前三公里，走過北河橋（距昆明五四一公里。）這橋跨在北河上，橋頭樹着有一塊碑，記載落成的經過；但是河並不寬，橋也並不大。更前兩公里，路過楊梅坡（小村，距昆明五四三公里。）這時兩旁所見，已經不再是荒山風景，而又是秀美的多樹的山。路是左邊臨着一條小溪，在兩山間穿行，勢向上趨。六公里以後，路又陡盤上一座大山，路勢很險。這山仍然是由暗紅色的泥板石所構成，土石都很鬆動，容易崩下。山上滿長着樹，其中馬尾松占主要的成分。據我們以後的經歷，從勝備橋起，往西南去，直到中緬交界處，沿途的山，土質大半是很鬆動。下大雨的時候，山崩的危險很大。加之在雨季的時候，這一帶的雨，又是特別地大。這一點對於養路方面，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由楊梅坡起，走了十二公里半，我們到了山頂的麥莊丫口（距昆明五五五·五公里）。這處山口，是永平、雲龍兩縣的交界，也是一座分水嶺。公路並不通過雲龍縣城；這城在公路之北，離路很遠。麥莊丫口的高度，是海拔二四八五米，比楊梅坡（一八九〇米）高約六百米。由此處前進，路陡盤下山。走了十幾公里以後，路下較緩。此時再看路旁的山，有一部份是由石灰石構成。從距昆明五七三公里的地點起，路的右邊，溯着一條小河下趨。河水相當地渾，流來也很急，激在石塊上，造成瀑流，前去三公里左右，看見這河流入瀾滄江。那江比方才溯着的河，水清得多；小河流入之處，清水和渾水的界限，分得十分清楚。沿着瀾滄江走，大約一公里，便到了橫跨江上的功果橋。

### 功果橋

橫跨瀾滄江上的功果橋（距昆明五七七·六公里，海拔一四一〇米，較麥莊丫口低一〇七五米），是一座偉大的新式鋼索吊橋（Suspension bridge）。這橋完成不久，

兩端各用粗的鋼索八根（分成兩半，一邊四根），將橋身吊起。橋的載重量，是七千五百公斤（約合七噸半左右）。車輛通過的時候，同時祇准過一車。橋的兩頭，都安着有柵門，並且有衛兵站崗。門上平時上鎖。車子開到橋頭，須等候查驗完畢後，方才啓鎖開門放行。在這橋的南邊幾十步，有一座舊的鐵索橋，也是橫跨江上。站在橋上，下望瀾滄江水作綠色，相當地清，細看稍爲帶渾。江水流得很急，水面上顯出許多漩渦。此處形勢險要，所以戒備很嚴。因爲水急而險，江上並沒有船隻往來。講起風景來，瀾滄江在兩座多樹（裏面樹樹不多）高山間流下，襯以橫跨江上的新式吊橋和舊式鐵索橋，一方面是非常地壯偉，同時也是異常地美麗。

#### 由功果橋到保山

功果橋的西端，路旁有一座小村，就叫做功果。這村不過有一條短短地幾十米長的街，街上祇有幾家飯舖，點心舖，和旅店。我們是下午兩點十八分到的功果。在這裏停了半

點鐘，又開車前進。由這處起，路的左邊，沿着瀾滄江下湖，路勢大體是順江的坡度下趨，但是因為路是順着山勢開成，途路中有上有下，有的時候相當地陡。有幾處地方，路的左邊，在一片懸崖上，下臨江身，很是險峻。在這一段路中，我們飽看瀾滄江風景。江在兩山間流，蜿蜒曲折的地方很多，路也隨着江流盤旋。在有些地方，前望看見羣山層疊，來江成峽，風景極美。江水到處流得很急，有的地方看見有瀑流。全盤說來，這段瀾滄江風景，也可以說是滇緬公路主要名勝之一。

順着瀾滄江走，十二公里過雲龍，保山兩縣交界處的坡腳（距昆明約五九〇公里，海拔一三九四米。）再前十七公里，在距昆明六〇七公里的地點，江向左折，路向右轉，離開這江。在這地方，從左邊往下望，看見瀾滄江自羣山中流下，前面聳起一座圓形的山峯，這處風景的雄美，尤其是瀾滄江岸風景中的精采。由這點起，公路隨即就改為沿着瀾滄江的一條小支流上溯，附近看見這支流上，有一條橫跨其上的舊鐵索橋。這條支流不很寬，裏面石塊很多。將水激成瀑流，水却是很清。水的兩旁，仍然夾着多樹的山。前出不遠，山

上有的部分，已經開闢成爲梯田或斜坡田。（瀾滄江本身的兩岸，因爲山勢太陡，但幾乎完全看不見田。）

路過瓦窰村（距昆明六一二公里，海拔一四一〇米）以後，過了一座橋，隨着就盤上山去，（途中有幾段係向下盤）這段上山路，大部份很陡。有的地段，路旁臨着很深的山溝，看來很是危險。今天一路來，所翻過楊梅嶺、杉松哨、麥莊丫口、三座大山，都是屬於着山山脈；這條山脈，包括由下關到功果一段路中的各山。過了功果橋以後，瀾滄江西岸的山，是屬於怒山（由怒江得名）山脈。翻了這山脈上去，走了二十公里左右，方才達到最高頂的舊寨（距昆明六三一公里，海拔二一五—米）。舊寨的大山，是一座分水嶺。由山頂前去，路大部分下趨，沿着一條小溪下溯，可是路勢多半並不很陡。下山路走了二十公里（途中路旁會見有野茶花）以後，路穿着河旁一條沖田前進。前去一公里過「左所營」（距昆明約六五二公里，海拔一九一六米）後，我們的車，就坦直地穿着保山壩子前行，七公里過板橋（大村，距昆明六五九公里，海拔一八四六米），十六公里到保山縣。

城東門（距昆明六六八公里，海拔一八四六米。）以時間計算，我們早晨六點三十三分由下關啓程，下午六點十分到的保山。中間除掉在保山和功果橋兩次休息，一共差不多占去一點半鐘以外，二百五十六公里的路程，一共走了十點鐘左右，平均一點鐘走二十五公里。

今日由下關到保山的一段路，從看風景的眼光來說，是滇緬公路上最精采的一段。途中各段勝景（如洱河邊的瀑流風景；楊梅嶺，杉松哨，和麥莊；丫口三座多樹大山的雄偉的上山和下山路；勝備橋的美麗，功果橋的險要雄姿；三十公里的瀾滄江旁山峽風景等，）不但是如前所描的，各有獨到之處，而且湊在一起，風景時常變換，彼此對較，令人感覺得美不勝收。比方說，洱河，漾濞河的江景以後，跟着是楊梅嶺的大山；下完杉松哨的多樹山，就到永平附近，景象完全兩樣的一片荒山，再前到楊梅坡，却又是多樹的山，功果橋以後，沿着瀾滄江旁走了三十公里，然後又翻上大山，這樣的變換和對較，確是異常地有趣。

在沿瀾滄江行的一段路中最後一小段，路旁開始看見滇西的一種特殊的植物。那種植物，名叫『蜂桐』，是一種相當高大的樹。我們這次去，正巧碰着牠開花的時候。花是很大朵的大紅色花，一顆樹上結許多朵；可是樹上連一片葉子也沒有看見。據說這樹的木頭自行腐爛成洞以後，蜜蜂喜歡跑到裏面去做蜂巢，所以叫做『蜂桐』。現在有許多人，故意把這樹的好木頭，一部份挖空，讓蜜蜂往裏面去做窠。

### 滇緬公路上的馱馬

在新闢的滇緬公路上，汽車遇着馱馬，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昆明附近的馱馬，一部份已經不很怕汽車。有的供人騎坐遊玩的馬，幾乎完全不怕，並且自己還會讓汽車，和人一樣，黔滇公路上的馱馬，一部份也是如此。滇緬公路上的馱馬，却是十匹九匹怕。下關以西的，怕得更厲害。在這路上，無論是馱馬，或是牛，一聽見汽車追來，要是沒有人拉住，多半立刻忘命地和汽車賽跑，並不讓路，弄得汽車不敢快開。一直跑到精疲力竭，方才抄小路

下去，奔到路旁山上或離路很遠的地方，讓車過去。有趕馬人拉住的時候，常常不肯隨人避到路旁。勉強用力拉過去以後，汽車一走過去，立刻大跳起來，很不容易拉住。這種現象，對於汽車司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大概馱馬的怕不怕汽車，和牠們的教育有關。由鄉下來的最怕，在公路上走慣了的好得多。

記得一九三七年在北平，有一次世界最有名的物理學者波耳 (Bohr) 教授，來平演講，我陪他去到明陵玩了一天。回來的時候，我們看見路旁許多駱駝，和汽車相安無事，地，各行其路。波耳先生說，北平的駱駝不怕汽車，真是有趣。他幾乎和歐洲的牛馬一樣，而且他不但怕，有時還攔在路中，不讓汽車。中國有汽車的時候不久，不知在什麼時候，駱駝却學會了不怕汽車。研究了這問題以後，我以為駱駝的不怕汽車，是一種個別教育；汽車看慣了，慢慢地就不怕。比方包頭方面的駱駝，因為很少看見車子，不但怕汽車，連見腳踏車也要跳起來。波耳教授却說，駱駝的不怕汽車，恐怕大部份是一種社會教育 (Social education) 的結果。偶然有一匹駱駝不怕，却並沒有受害，別的在一起的駱駝，自然就跟



着也不怕，至於倒底那種假設是對的，那祇好留待動物心理學家去解決了。

### 保山

保山壩子，是怒山脈中的一片高原，牠的高度和舊寨的山頂，不過差三百米。這一片壩子，是雲南全省中最大的壩子之一；橫穿過去，由東到西，有二十七公里之遠。縣城位在壩子的中央。在縣城以東，壩田上全種稻，麥，蠶豆三等糧食；在我等走過的時候，因為季節關係，蠶豆占了農作物的主要成分。壩子四周，都圍有矮山。因為人民歷年砍柴的結果，山差不多全是荒山；往往一座山上，連一顆樹也沒有。

保山原來是漢朝的永昌郡。清朝的時候，稱永昌府；保山縣是該府之下所轄的一縣。民國廢府後，只用保山一名；但是平常本地人仍然常把這地方叫做永昌。古代永昌設治的地方，可是並不在現在縣城所在的地方，而是在離這城約三十華里，板橋村附近的金雞村。（金雞村有一處溫泉，現在住保山的，常有人去那裏遊玩洗澡。）現在的縣城，最近

一次，是在明朝萬歷年間重修的。這城在雲南省內各縣城中，要算很大的。據我大約估計，由東門到西門，有兩公里左右；由南到北，大約有三公里。城牆是用青磚砌成，至今仍然存留着，但是事實上只有三面有城，西北角上，是依着太保山爲城。（保山的名字，就是由太保山而來。）城內主要的市面，全在東西南北四條大街上。就中東西兩條，更爲熱鬧。這四街交叉的十字街頭，尤其是最熱鬧的地方。從十字街口算起，北街比較南街長得多；可是北街的北段，很是清靜，幾乎完全沒有市面。除掉這四條大街以外，城內還有幾條橫直的大街和不少的旁巷。在西北角上，太保山的腳下，建築物很少，路也只是單條的長窄石板路，很像鄉下風景。城內大街，是石子路的底子。普通的街，在路的中央，嵌鋪一條窄長的石板路；最熱鬧的幾段，鋪着有三條直的石板，彼此相隔有若干距離。除四條大街以外的其他各街，雖然其中有的寬度與這四條約略相等（保山城中的大街，相當地寬，）可是異常地靜寂。要是不看兩旁建築物的話，幾乎會疑心那不是城裏。我們到保山後的次日（三月十四，）正巧逢着街子（保山五天有一次街子，）大街上擠得真是『水洩不

通，可是這些旁街上，人仍然是很少。晚間上燈以後，更是靜得很，並且滿街黑暗。大街上最考究的店舖，夜間點着打氣燈。普通店舖，多半是點洋油燈。店前的攤子（大部份是食物攤子），有的點馬燈，有的點一種本地特有的燈。最後一種，是把松香放在一隻直徑大約三寸左右的鐵碗裏，上面架着小條的木柴，燒起來以後，這樣的燈，發出不小的火焰和黑烟，確是別有風味。

保山是滇西最熱鬧的城市。除掉下關以外，恐怕在雲南西部，沒有比這裏更熱鬧的地方。大概保山壩子特別地大，是造成這種事實的主要原因。可是除掉農產品相當地豐富而外，別的出產很少。洋貨全是由昆明運去的。惟一可以注意的手工業製造品，是粗的陶器和瓷器。每逢街子的時候，在較僻靜的地段上，總可以看見幾家陶器攤子。

比南京板鴨要肥得多的保山板鴨，是本地的一種土產，常常有人把牠帶到昆明來送禮；這物的代價，在保山現在是五塊多國幣一對。保山的中國點心，也很有名，就中最出名的要算油餅。論起農產品來，保山壩子，對於溫帶和亞熱帶植物，都很適宜。在街子上看

見出售的物品，除掉米，麵，蠶豆以外，還有芭蕉，菱角，梨（很大，皮色深黃），烟葉，等等。此外據說黃菓，地瓜，金耳（即『黃木耳』）也都是本地產物。保山所產的核桃，殼特別地薄，用牙齒一咬就碎，許多人常把牠當做禮物，帶到別處。在保山普通喝的酒，有升酒，香花酒，和梅子酒三種。升酒作一種淺綠色，與昆明市上所賣的有別。有的酒店，把這三種酒，以適當比例，混和起來，配成所謂『三拚酒』。這種暗綠色的酒，似乎在別處還沒有遇到過。

保山街上，各種店舖，應有盡有。書局方面，有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兩家的支店。理髮店有一家；照相館（帶着賣膠捲）有兩家。此外店舖，有旅店，飯館，洋貨店，綢緞店，等等。街上的人，似乎比昆明的人來得勤快些。早晨八點多鐘，大街上的人已經很多，店舖也多半已經開門。每逢街子的時候，街上兩邊店舖的前面，各擺一排攤子，賣各種物品，大部份的攤子，每個上面，支着一把大的油紙傘，一方面遮太陽，一方面防雨。

因為地方富庶，保山的文化水準，比較地高。舊時的文廟，過去一部份用作省立師範的校舍，一部份內設師範學校。現在這兩校已經合併，中學變成了師範的附屬中學。這校

是男女同學，可是女生很少。校長楊玉生先生，是本省人，在上海暨南大學畢業的。楊先生因為在外面讀書服務多年，眼界較寬，辦事也很認真，這校要算省立學校中較好的一個。

保山街上，並沒有洋車和其他近代式的交通工具；惟一的代步方法，是坐轎子，而轎子却又很少。在路上往來的，全是步行。

有一位本地人，在外面很久。他告訴我，初回保山以後，有三件事給他的印象最深。這三件事，就是：辮子多，小脚多，馱東西的黃牛多。此次我們來到保山，看見辮子已經絕跡；其他兩點，却真不錯。

保山街上的牛，的確比昆明還要多得多，昆明的牛，都是拖着牛車運物。保山的牛，却並不拖牛車，而是像馱馬一般地，成隊馱着東西；最常看見的，是馱着成捆的木柴，一邊一捆。一部份的『馱牛』，背鞍上高掛着一隻方形的大鈴，鈴的外部，是用皮革製成，裏面却是一隻木杵。這種牛隊，走過來發出幽雅的鈴聲，這聲音可以算作保山的『本位音樂』。

保山的小脚，的確名不虛傳，很可以和北方山西的大同比美。每逢街子，年輕婦女，許

多故意地穿着繡花鞋，在街上走；並且還拿紅色，黃色，或者紫色的布，將踝部包纏一段；引起人們對於她們小腳的注意。我們在街上碰着一頂新轎，前面並沒有上轎簾，新娘故意將她那『三寸金蓮』向前伸出，讓人參觀。

保山的種種，都有北方風味。大約來這地方的人，原籍多半是華北和長江各省，就中從南京，江西，山東等處來的，似乎占重要成分。城內的建築物，完全像中國北方城市的樣子。房屋的外牆，有青磚，土磚，與黃土和石子砌成的三種。房子幾乎全祇有一層。房內牆上用白紙裱糊起來。窗是中國式的木格窗，上面糊着一層白紙。人民的風俗習慣，和北方很相像。說話的口音，很帶着有江西和南京的風味。

偶然走過縣政府，看見大門和二門，都是洞開。遙望見大堂之上，縣太爺坐在上面問案，下面跪着三個被審的人，彷彿的是幾十年前的模樣。

保山的主要名勝，要算城西北角的太保山。這山上滿長着樹，幾乎是縣城附近惟一有樹的山。山並不高，也不陡。由山腳到山腰一帶，建築物不少。其中主要的古蹟，是玉皇閣。

這閣的旁邊，有迤東和大理兩會館。玉皇閣是一座在唐朝就已經存在的廟。一進大門就看見樹着有兩塊大石碑，上面刻着是『太保山玉皇閣永遠不准駐紮軍隊碑』。兩碑上，一刻本縣紳士呈文。一刻民國九年聯軍總司令唐繼堯氏核准此項呈請的指令。廟內正殿，叫做『璿霄絳宮』。該殿內部，相當地高大華麗，中間供着玉皇大帝，兩旁一邊供着一塊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正殿左側，靠外有一座『翠微樓』。憑着這樓的欄杆，可以望見保山全城和保山壩子的大部份；這是玉皇閣風景最精采的一點。

#### 由保山到惠通橋

在保山休息了一天以後，三月十五號，我們又從保山動身前進。同行的伴侶，有一半在保山下車，不再前去。與我同車的林、陳二君，也在此內。由保山西去，原定的行程，是一天走二百零八公里，趕到芒市（以前是中國境內最西的一站）。近來芒市以西，已經開設遮放站，不久還準備再向西展到畹町。一天趕到遮放，因為路面欠佳，並且有一部份路太

險，事實上幾乎是不可能。要是第一天趕到芒市的話，第二天到遮放或者畹町，路又嫌太短。因為這種原故，現在普通行車的習慣，是第一天走一百七十里到龍陵，第二天由龍陵走八十八公里到遮放。我等這次，因為想到芒市考察，特別請司機照舊趕到芒市。

我們在昆明時間的上午九點零九分，由保山起程。（因為保山是在昆明之西，保山的表，比昆明要慢三刻鐘左右。）出城以後，沿着公路前進，穿保山壩子向西南去。（公路只是經過城的東門，並非穿城而過。）這段路的路面很好。十二公里過朱家屯（村名，距昆明六八〇公里，海拔一八六六米）後，路穿相當平的邱陵田行，這樣地走了不到兩公里，隨着就陡盤上一座山。這山的下面一段，完全是一片荒山。走過幾分鐘以後，樹慢慢地多起來。更前走到近山頂一段，又看見遍山全都長滿了松樹。由此看來，保山附近的多荒山，完全是因為當地百姓，不知保護森林，只知任意砍柴的結果。

六公里過陡石崖（距昆明六八六公里，海拔二〇七三米）後，路有下有上，大勢仍然上趨，再六公里到大官市（距昆明六九一·三公里，海拔二二一八米）從這裏起，路



在松山頂上走，勢改下趨，有的地段頗平，十七公里過下平場子（距昆明七〇九公里，海拔一七六四米。）這處附近十幾公里的路面，似乎在滇緬公路全路上，要算修得最好的一段；除掉平滑以外，修得非常漂亮。凡是路面用白砂鋪成的地方，兩邊靠邊各用黑砂鋪成一條黑線。反過來說，用黑砂鋪面的路段，兩邊就用白砂鋪成白線。據說當初修公路的時候，是分段地責成本地人民修築。大約這地方的人民特別勤快，所以修得特別好。

由下平場子前行，路又陡盤上松山。前去走了五公里左右，到一字浪地方，因為同車的一位朱太太，感覺不舒服，把車停下來。朱太太是一位新生小孩不過十天的產婦，這次哭着一定要隨她的丈夫，一起跟我們上遮放去。結果果然不出我們所料，走得不到五十公里，就已經不能支持。停車的地方，只有路旁坡下，有一個住戶人家的茅棚。我們跑下去，替她接洽，借地方暫住一下，却因為實在地方太小，沒有能成功。只好將車慢慢地再向前開，四公里以後，我們到了李山頭。這處路旁山坡上，有兩座小的村落，勉強地替朱太太找了一處臨時的住所，由朱先生送她下去，陪她暫住，方才解決這個問題。自我們以後行路

的經驗看來，把她在這處送下去，是一件極聰明的事；因為從保山到李山頭一段，路是異常地平穩好走，前去不遠，路面却忽然大壞，連我們都有點受不了。可是我們到遮放，不過三天，朱太太却又安然地坐車到了那裏。

因為朱太太的關係，時間上損失了四十幾分鐘，我們的司機很着急，怕的是天黑以前，趕不到芒市。可是自李山頭前去，路繼續地陡盤上山，許多地方很險，路面又逐漸地壞起來，使車子沒法快開。走了十八公里以後，到了這座山的坡頂『戈家山』，（距昆明七二四·七公里，海拔二二三·六米。）由這坡頂，路陡向下盤。五公里過林林寨（距昆明七二九·五公里，海拔二〇三·九米）後，路勢轉平，三公里到保山龍陵兩縣交界處的『陸窩壩』山口（距昆明七三二·八公里，海拔二一三七米。）由陸窩壩起，路再陡盤下山。這一段下山路，異常地陡，可是因為山很高，一共走了二十七公里，方才下到橫跨怒江上的『惠通橋』。這段下坡路的陡而長，在滇緬全路上，恐怕要算『首屈一指』。我們走過的時候，路面又是欠佳，車子走過，顯得相當厲害。坐在車上，一方面感覺不大舒服，一方面

感覺異常地險。所下的山，近頂一帶，馬尾松不少，往下漸漸變稀；下面一大段，只有稀疏散布的松樹。一路下去，看見山坡上開成斜坡田處不少；多樹的一段，樹叢間也插有一塊一塊的斜坡田。因為山坡特別地陡，只有近山腳一段，略為看見一點梯田。山頂林林寨寨到陸窩壩一段，地勢平寬，大部份都已開闢成田。下到半山以後，向下一望，一方面看見盤山去的陡路，一方面看見在下蜿蜒如帶的怒江，前望又見對岸的山和盤上山去的公路，形勢很是壯偉。

### 惠通橋

橫跨怒江上的惠通橋（距昆明七五九·五公里）海拔祇有八百四十九米，比起剛才所下的戈家山，相差幾乎有一千四百米之多。坐車疾馳下來，高度陡變，寒暑頓易。因為高度的陡變，耳鼓感覺，有一點坐飛機下降的風味。拿氣候來說，山頂相當地涼，到怒江邊却是熱不可耐，不得不把身上所穿較厚的衣服，一齊剝下來，祇剩一件襯衫。這處氣候

的酷熱，一方面固然是因爲高度比山頂低得多；另一方面，大約是因爲江流兩座高陡山間，不容易有可以減低熱的感覺的大風。

由保山到惠通橋，所翻的實在是屬於怒山山脈的一片大山。因爲保山的海拔高度，比起惠通橋來，差不多要高一千米，由保山爬到山頂的戈家山，不很費事；由戈家山下到怒江邊，却要走下一段極長的陡行下山路。怒江現在也叫潞江。由山上一路下來，遠望一點，看不出這「怒」字的意義，所得的印象，彷彿水是相當地靜。到橋端停車，往下一看，方才覺得怒江的水，的確是在那兒怒流！水流得很急，水面上也顯出許多漩渦，但是水却是相當的清，作啞蘋菓綠色。

惠通橋也是一座落成不久的新式鋼索吊橋，和功果橋一樣，但是比那橋還要偉大。橋的兩端，是各用十八根鋼索（一邊九根）吊起。據說這橋的修築費，是國幣七萬元。橋的兩端，也有衛兵荷槍守衛。西端岸上，樹有一塊石碑，記載建造這橋的工程和經過。

## 由惠通橋到龍陵

過了惠通橋以後，路盤上高黎貢山脈，瀾滄江，怒江，高黎貢山，這些我所最景仰的地理名詞，現在居然都親身踏過，是一件何等快意的事。高黎貢山脈，是一條大的山脈，由怒江西岸起，一直西去，到緬甸邊境，全是屬於這條山脈。但是自惠通橋前去，盤上山的路，並沒有剛才下戈家山的路那麼陡。初向上走，看所上的山，是由石灰石所構成。山上的樹，也和對岸的山一樣，只有不多的馬尾松，在山坡上稀疏地散布着。山坡上面，有一部份闢成梯田或斜坡田。十三公里以後，樹忽然地密起來。再上五公里（此處地名臘猛），路旁的山坡，闢成一層一層的梯田，每層分若干疊。灌田所須的水，從上到下，一疊流到一疊。一層用完後，水從一口流出，飛下到下一層，造成一種小瀑布的景象。這段風景，很為特別。水的利用，也真是充分。未來此處以前，本來以為高黎貢山，是一片荒山。到此方才知道，這山可不是荒山，而且反是已經強度地開墾。這樣的風景，一共走了七公里左右，梯田又不可

復見。再上只有斜坡田，種着包穀和鴉片；這種的田，却是一直開到山頂。另外還有一件可注意的事，就是在逼近高黎貢山頂的地方，還看見有墳墓。

一路翻上山來，途中所看見的植物，除掉松樹以外，半山以上（臘猛附近起）雜木（多是落葉樹）和灌木不少。臘猛以下，間空看見木本的杜鵑花。臘猛一段梯田風景中，田邊常栽着有龍舌蘭（這種植物，在走下對岸戈家山的山坡時，已經常在道旁看見。）山上並且常看見蜂桐樹。一路上山，直到將近山頂之處，下望差不多總可看見怒江在下，對岸望見怒山山脈的高山，形勢很是壯偉。

自怒江邊（惠通橋）起，一共走了四十二公里的上山路，方才盤到高黎貢山頂的木瓜丫口（距昆明八〇一公里，海拔二二七六米。）這處比較惠通橋高一四二七米。論起高度的懸殊，和上坡路的長，這段在滇緬公路全程中，要算第一；在國內其他公路中，也似乎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長坡。一路往上走，天氣逐步地涼起來，風也越來越大。達到山頂的時候，風是非常地大，天氣也是相當地涼；在怒江邊脫下的衣服，又不得不一齊穿上。

自木瓜丫口起，路向下趨。由此前去龍陵，三六·六公里的中間，一共只下去五四八米，高度相差不算多。途中所走的路，有一部份下趨頗陡，其餘只是緩下；有幾處緩向上趨，中間有一處是翻過一座小山峯。中途觀察所下的山，似乎是由砂岩和砂礫岩所構成。路旁石質和土質都很鬆，小塊砂岩，握在手中，用力一擠，立刻粉碎。據說因為這種關係，這段路很壞；一到雨季，大成問題。到龍陵附近幾公里，山上的岩石，似乎又是石灰石。一路下山來，山上略有些樹，但是大部份多是灌木，松樹不多。距龍陵約十五公里處，路旁走過一處溫泉（距昆明八二三公里）將到龍陵街前的一公里。路穿縣城附近的一片小壩子行。進街的西口後，穿街走一公里半，方才達到位在街的西端的車站（距昆明八三七·八公里，海拔一七二八米）。

### 龍陵

龍陵原來是一處設治局，後來改爲一縣。現在是一個三等縣。所謂縣城，並沒有城牆，

正街是由東北往西南一條不很直的街。這街倒不短，大約一共有一千六百米長，可是相當地狹陋。街是用不規則的小石塊鋪成，中央鋪有窄長的長條石板一條。除這街外，旁巷略有幾條，但是都是很短。街上有幾家飯館和旅館。最大的旅館叫萬來興旅社，新開張不久。最大的飯館叫中華飯店，也是新開。這飯店設備比較新式；除賣飯外，兼營咖啡館。在飯店的斜對面，有一家糖食店，名叫吉祥齋，也帶着賣咖啡。我們自從由昆明西行，一路所經過的，全是內地，久已不見咖啡館。到這裏，因為逼近緬邊的關係，纔又開始看見這樣的商店。街上還有兩處會館（兩湖會館和西蜀會館）三座廟（武廟，萬壽宮，三元宮）一處海關分卡，兩所小學（縣立兩級小學和女校），一處稅局（龍陵特種消費稅分局），一所救濟院。一處華美鑲牙所。中華飯店內，裏面一進，有一處新開的照相館，名叫象徵旅行照相。該飯館附近，還有一家映記中西藥房，裏面附設和平書局，並且搭着買化妝品。海關和車站，都在街的西端，稅局和武廟，是在東端。在車站的附近，有一家騰龍運鹽公司，這表示龍陵一帶所吃的鹽，是由騰衝方面運來。



龍陵縣城附近，也是一片高原上的壩田。不過這壩子很小；自東門外沿公路橫穿過去，不過一公里左右就走完。龍陵縣屬，全是山地。因為這種緣故，雖然人口稀少，所產的米，還不夠本縣人民的銷耗。每年總要從保山的芒市、騰衝等處，運進米來。

我們這路來，到保山還是內地風光。風俗裝束種種，和別省並無分別。龍陵仍然是漢族世界，滿街看見包小脚的婦女；夷裝的人，在街上幾乎完全看不見。可是龍陵彷彿是漢人文化的最前線。過龍陵再向西南去，經芒市、遮放等處，直到緬邊，便完全是夷人的世界。風俗習慣服裝，很有些和我們有重大的不同點。

因為逼近緬邊的關係，（緬甸生活程度很高，）龍陵的生活程度，相當地高，比保山大約要高一倍。不過比起再西的芒市、遮放、畹町等處，却還要低得不少。龍陵街上的物價，完全是拿新滇幣計算，國幣可以暢利地通用。從龍陵西去，北可以通騰衝入緬甸；南可以經芒市、遮放，在畹町入緬境。所以龍陵實在是中緬交通上的一個樞紐。中國的郵政，事實上正式地只通到這裏。在龍陵街上，還有郵筒可以投信，更西到芒市，只有一位拿月薪國

幣三元的人，兼差式地在那兒代辦郵寄事務。到了遮放，畹町，就完全沒有通信的便利了。

由龍陵到芒市

我們是下午四點十七分到的龍陵。中午未曾吃過午飯。到這裏，在中華飯店，吃了一盤蛋炒飯，索價國幣二角五分。車子加足油以後，五點三十分，方才又動身前進。司機雖然有幾分不願意，但是被我們央不過，只好勉強地冒險向前進。由龍陵到芒市，路程不過三十八公里。要是路好的話，照道理在天黑以前，趕到芒市，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不過當我們走過的時候，路面還是很壞。我們冒着險去，事後想來，大可不必。

由龍陵前行，起初路在山頂上走，四望各處山峯上，都是滿長着有樹，風景很美。出街口路先穿沖田行，隨着就往上趨，盤上山去。三公里過龍陵，潞西兩縣交界處的雙波（距昆明約八四一公里，海拔一七七二米）後，跟着路陡向下盤。此處的山，土質很鬆，似乎是由一種淺灰色的泥板石所構成。往前去再看，主要地却是一座石灰石和泥頁岩所構成

的山。一路前去，望見路旁和對面山坡上，長有木本杜鵑花不少，有的幾段，長得尤其是密。雲南省境內，到處常看見杜鵑花。每年開花時節，在高山坡上，遍山吐出鮮豔的花，極其美麗。例如黔滇兩省交界的亦資孔一帶，此花特多。去年四月中從那處走過，甚覺其美。不過別省和滇東的杜鵑，都是草本。到了滇西的怒江流域，方才看見別處未曾見過的木本杜鵑。這種杜鵑，是相當大的樹，開着粉紅色的花。我們走過的時候，花正盛開。一望遍山粉紅，真是美麗。滇省因為海拔很高，並且氣候特殊，許多植物，都是別處見所未見。比方草蔴在別處全是草本；雲南所產者，却是木本。埃及棉花，本來也是草本植物，有人把牠移植開遠附近，幾年以後，却變成木本的木棉了。

下坡路走了十四公里以後，路走過一座跨在溪溝上的小橋。此處附近，遍山都是木本杜鵑，比別處長得更密。加以附近蜂桐樹不少；大紅色的蜂桐花，和淡紅色的杜鵑花，彼此互相烘托，更加顯出豔麗。過小橋以後，上一小坡，隨着又往下趨，沿途山坡上仍然看見有杜鵑，路旁也常見蜂桐樹。十三公里過新橋（距昆明八六六公里，海拔一一五二米）

後，坡已下完。前去路旁沿着芒市附近的壩子走，相當地平坦，十公里到芒市。這段路中，路旁所看見的特殊植物，除掉蜂桐樹以外，還有榕樹（一稱「菩提樹」）和成叢的竹子（「破竹」）。這兩種植物的繁多，是這路上逼近緬邊一段的特景。從這處起，一直前去，經過芒市，遮放，到畹町，沿途都常常可以看見。

#### 滇西的燒山

我們是晚間七點十六分，方纔到的芒市。最後的幾公里，完全是在暗中摸索。那時路還沒有十分修平，車走時跳得厲害。幸虧這一段路是平路，未曾發生意外。

將近芒市的一段，昏黑中到處看見燒山的火光，很是好看。燒山在雲南似乎是一種通行的習慣。就是在昆明，夜間也有時可以看見，西山上的那兒燒山。我們這次來，昆明下關間，看見過好幾處正在燒山。下關以西，又看見過好幾次。但是任何地方的燒山，也沒有芒市附近那麼好看。（據我們後來的考察，由芒市西去，到邦弄，三台山一帶，是燒山燒得

最厲害的地方。燒山毀壞森林，實在是一件應當取締的事。但是燒起山來，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好看。白天的時候，看見綠樹中間，燒出一條紅色的火路，真是極美的對較。夜間看燒山，好像燈火似的，把自然界照亮起來。我們到芒市的時候，因為燒山的地處多，遠看到處燒起，彷彿就像城市的燈火一般，祇是略為紅一點。到芒市停下後，站在一處洋樓的平台上，望見對山上燒成橫的一大條，像慶祝大會所繫的燈彩一樣，更是壯觀。

燒山在燒的時候，雖說好看，過後却大煞風景。我們這次沿途走遍許多地方，在白天看見山坡上燒山的遺跡，是一塊一塊被燒焦，彷彿像癩子一樣。有的地方，燒後留着數顆倖存的樹木，至於燒山盛行的理由，大約是因為農民相信，燒後地可轉肥，接着就可開墾。因此有些地方，燒後又燒。樹燒完了，祇剩有草，還是再燒。燒完以後的田，大半是闢成斜坡田，種着糧食。慢慢地再在可能範圍內，改成梯田。保山以西，這樣闢成的田，似乎最後的目的，是種鴉片。

芒市距昆明八百七十六公里，海拔一一二六米，是高黎貢山山脈中的一片高原。由龍陵到這裏，往下走了六百米。由芒市再向西南去，一直到緬甸邊界，再沒有很高的山。未來這裏以前，我們從地理書上所得的印象，總以為高黎貢山，是特別高大的山脈，並且越到邊界越高。來此以後，方才知道，這印象和事實完全不符。高黎貢山雖說相當地高，但是它的海拔高度，還不及雲南境內許多地方的山。並且自從翻過怒江邊的木瓜丫口以後，勢向下趨。到了芒市的高原，海拔高度，反而比較昆明低去八百米之多。由芒市往西，最高的海拔不過一千三百多米；壩子的高度，祇不過海拔一千米左右。

芒市的壩子很大，在雲南省內最大的壩子當中，要占一個重要的地位。它的大小，似乎比有名的保山壩子，還要略為大些。公路穿過這壩子，一共要走三十一公里之遠。因為壩子這樣大，芒市的米，很是有名。可是因為芒市逼近緬邊，生活程度比較地高，所以這處

的米價，比保山要高出不少。現在新設在芒市，遮放一帶的機關，還是自己由保山帶米去。吃從另一觀點說，芒市米的所以出名，不祇是在量的方面，而且也在質的方面。我們在芒市土司代辦的招待筵上，得着機會嘗了這處出產的米。這種米煮成飯後，顆粒比較地小，帶有糯性。吃起來，味道似乎時介於普通的黏米和糯米之間，的確比較普通白米好吃。滇緬公路開通以後，有人咏這路上的特景，說沿途有四絕：『下關的風，龍陵的雨，芒市的米，擺夷的女郎。』我們這次以乾季來，在下關不會遇見風，在龍陵不會碰到雨。到了這裏，却得一嘗芒市的米。至於擺夷的女郎，那『且看下回分解。』

#### 滇邊土司制度

從昆明往西，直到龍陵，都早已『改土歸流。』過龍陵入潞西縣境，方纔看見遺留下來的土司制度，芒市就迄今仍是一處土司轄治的地方，現在的潞西縣，原來叫做芒遮邦設治局，據說去年纔改稱潞西縣。『潞西』是潞江（即怒江）西邊的意義。『芒遮邦』

是芒市，遮放，邦弄（在芒市，遮放中間的一處地名，也有時寫作「板弄」）三處地名的縮寫。大約原來祇有土司，以後添設設治局，再後改作一縣，仍然留着土司，最後乃正式地廢去土司，「改土歸流」，是邊疆上土司區域變成一縣的四部進行曲，而我們所經過的區域，現在正是滯留在第三階段中。在這區內，一共設有兩位土司，一位設在芒市，稱「潞西芒市安撫使司」；一位設在遮放，稱「芒遮板，遮放，宣撫副使司」。芒市的土司姓「放」，現在已改姓「方」。目下這處土司職位的承襲者，年紀還不過十三歲，尚在書房讀書。替他執行職權的，是他的三叔方克光（號裕之），普通人現在都叫他「方代辦」。『遮放的土司姓多，現任土司名多萬培（號舜如）』

芒市地方，自從明朝正統年間起，就設有土司。關於滇邊土司的來源，據我們所聽到的，一共有兩種。一種是土夷的領袖歸化，被封爲土司。一種是明初沐英征服雲南時有功的將士，得着這種酬勞。無論是那一種來源，土司的職位，在沒有改土歸流以前，總是世襲的。根據雲南邊地問題研究（民國二十二年，雲南省立昆華民衆教育館編輯）及出



版)的記載，滇邊土司當中，祇有兩處土司原籍是漢人，因功封爲土司。其餘全是土夷；芒市，遮放兩處土司，都在此內。可是芒市，遮放的土司，現在自己都說是「南京人」，有歷代家譜可查。至於平常他們對夷人說話時之所以自稱「我們擺夷」，不過是藉此籠絡人心，免得被人民看作異族。這兩說到底那說比較正確，似乎對於我們沒有很大關係。在我們中華民國的組織當中，本來是允許，而且切願，原來在中國居住的各族同胞，不問其種族如何，共同努力，肩起國家的責任來，並沒有存着絲毫歧視的觀念。據我們和這處邊區各土司談話的結果，他們的愛國心，他們對於抗戰的認識，絕對不在漢族人士之下。所以現在的問題，從漢人的立場來說，是怎樣可以和邊區內的各少數民族，發生更密切的感情，取得更徹底的合作。至於其他次要問題，大可以不必爭辯。還有一點我們應當注意的，就是漢文中的「夷」字和緬甸文中的「掸」(Shan)字，原意都含着有鄙視的意思。因此夷族同胞，對這名詞很不喜歡，好些夷人的不肯自認爲夷族，和這點很有關係。他們在自己的文字中，另有專名；比方擺夷自稱他們的種族爲 Dia (譯音) 爲着免

去種族間的摩擦起見，政府當局似乎應該毅然地下一次決心，把夷、苗等含有鄙視性的民族名稱，一律廢除，改用他們自己所定名稱的譯音。培養國內各少數民族的自尊心，同時提高他們的教育程度，似乎是惟一澈底的辦法，可以化除過去各種民族間或有的猜疑和摩擦。蘇聯國內，種族和宗教的複雜性，比我們多好些倍，可是他們的政府，應付得法，各民族間可能有的問題，已經完全消除。在我們中國，因為漢族人口的龐大，這類問題，應該比較地很好對付，祇可惜高談闊論者多，做實際工作的却又太少。比方去年路過貴州的時候，在和一些苗族同胞談話的當中，他們問到，為何中央廣播電台廣播消息的時候，有廣東話的廣播，有福建話的廣播，却没有苗語的廣播。逼得沒有辦法以後，我們祇好答應，苗語的廣播也有，祇不是每天有的。像這類的問題，看來雖然很小，却是很有關係。當英國的廣播，不但用法文德文，而且還用阿拉伯文的時候，為何我國不對自己國內的苗族同胞，用苗語廣播？

土司在邊區地方政治上的地位，究竟是怎樣呢？小一點說，不過是一個區長；大一點

說，就是一位土皇帝。從行政組織的系統講來，土司的確是和區長相當，不過所轄的地區比較大些。像芒市土司衙門內，現在就附設着有潞西縣第一區區公所；區長也就是由方代辦兼任。可是從職權說來，土司在他所轄治的區域內，真是『大而無當』部裏的土地，全部是他的私產；百姓不過是向他租地來耕種。收納所得，一部份就拿來納糧，這樣一來，因為沒有土地的爭執，地方上的訟案，就少得多。據方代辦告訴我們說，關於遺產、婚姻等類的訴訟也是很少。從前的時候，因為交通太不方便，同時邊地政治也往往很欠良好，地方上的訟案，都是控到土司那裏去，由他獨斷的處決。所以行政權和司法權，完全聚在他一人的手裏。設治局以前每年祇派人來巡視一兩次，帶着問案。那些人却又多數貪污，並且斷案太慢，所以本地百姓，對他們並不歡迎，情願由土司獨斷一切。現在既已改縣，交通又方便起來，情形當然與前不同了。

土司和他的親屬，在夷族中自成一種貴族階級，與『庶民』大有界限。這階級裏的人，祇能彼此通婚。土司的大少爺更須和另一位土司的大小姐結婚。因為這種緣故，現在

滇邊各處土司，彼此都是親戚，像現在芒市和遮放兩處的土司，就是直接的姻親。

在滇緬公路沒有開通以後，滇邊的土司，從當地老百姓的眼光來看，確是有不可侵犯的尊嚴。芒市的城裏，以前根本就沒有店舖，因為這樣是褻瀆土司的尊嚴。趕街子的地方，是設在西門外。現在城裏三數家僅有的店舖，還是路通以後，新近開的。以前土司出來的時候，路過的地方，夷民全都成排地跪在路旁迎接。公路初通的時候，還是如此。路通以後，由中央來這區的人太多，如此不勝其煩，芒市遮放兩處土司，乃下令廢去這種禮節，並且不准夷民再事跪接。於是時輪的旋轉，終於把統治階級和平民間的鴻溝，漸漸地填起來。再從一方面說，以前迢迢萬里，從京城來一位貴賓，到這滇省的邊區，是多年難有一次的。現在因為抗戰關係，二等要人，來過這裏的，很有不少，也就『司空見慣』了。

### 芒市風景線

讀者們請試試猜一猜，芒市究竟是那樣的一處地方？我想恐怕很不容易猜得中。在

沒有來這裏以前，我個人心目中的想像，以為芒市一定是一處不知怎樣荒涼的地方，或者甚至像沙漠似的。可是來到這裏，立刻就發現了我自己的愚笨。芒市不但是不荒涼，而且是一路來最美鎮市。美麗，清潔，安靜——這是我拿來描寫芒市的形容詞。

整個的芒市，彷彿就是一所天然的大公園。路很寬，房屋不多，店舖更少。到處所看見的，都是自然界的美景；少數的房屋，彷彿祇是故意地穿插進去，做一種點綴品似的。

芒市也有牠的城，可是並沒有城牆，祇是東西兩端，各有一扇簡陋的用土磚砌成的城門。所謂的城，是作一種窄長的形狀，主要地祇有一條不很直的大街，由東門到西門，穿城而過。這路現在是公路的一部份，因此鋪成砂石馬路的狀態。旁街很少，祇有近西門處，有一條較大的石塊路。城內的建築，大部份是茅屋。一看四處都是茅頂，彷彿鄉下的風光。但是茅屋當中，插着有瓦頂屋，還有洋房。這樣的分佈，一方面固然顯出貧富的極端不均，另一方面却湊成了很美的風景線。洋房都是土司和他的弟兄們的住宅。這種房子，是用青磚或者木料蓋成，上面蓋着白鐵頂，有點像牯嶺的洋房一樣；遠望從茅頂房屋中烘托

出來，真是好看，近看却發現建築不很結實。在城中近西頭的一所洋房，是現任土司一位叔叔的產業，目下租作車站用。這房是一所三層樓的小洋房。二層樓上，向前有一座平台；站在上面，可以向遠處瞭望。房後一片空地，佈置成了一所中國舊式的小花園，中間開着一個水池，池內靠牆堆成了一座小型的假石山，上面安着有小型的亭閣，作爲點綴。在這一車站的對面，新開着有幾家小館子，專做過路客人的生意，館子的主人，都是漢人。

土司衙門，位在鄰近東門地衙門裏面，相當地大，但是建築已經破舊，大門前面，有一扇很大的照壁，上面用彩色畫着一隻大麒麟。照壁後面，高樹着一竿佛幡。土司衙門之東，附近有一大片草地，上面長着成列的大榕樹。在這美麗的風景線上，一切都是靜的。這片草地，雖然是天然地長成，驟看却彷彿像一所經過人工佈置的公園。

出了西門以後，又是一片很像公園的草地。這塊草地，略有高低，有點上海兆豐花園的樣子。草地上面，長着有榕樹和其他樹木，走過的時候，看見幾條黃牛，靜悄悄地，低着頭在那兒吃草。整個的地方，充滿了恬靜的空氣。在緊張的抗戰局面當中，想不到交通要線

的站口，是那麼地靜。草地的一邊，有一條小溪，水從上面奔流下來。本地人利用水力，藉着一種土式的『水臼』拿來沖米。這種水臼，是用木頭製成的。牠的構造，彷彿像一隻大匙子。溪水經過一隻木製的流水槽，流入這匙內。積到一定重量的時候，水力將匙往下一壓，向前一歪，將水倒出，往下流去。水經倒出以後，木匙隨即彈回，這時候利用槓杆的原則，連在匙柄彼端上的木杆，向下將米一沖。由水臼流往下游的水，有一些婦女，在裏面就着洗衣。這樣的水臼，在緬邊相當地普遍；我們以後往西走，很有幾處看見這種利用水力的工具。

過了西門外的草地，公路走向北行。在這裏向西轉，過了一座上面有頂的跨河大木橋。就到了方代辦的別墅『裕豐園』，那處對面隔橋，另有一座洋樓，就是土司的五叔的房子。

在西門外，過草地以後，循着公路向北走，先後過兩段街。這兩段街，較近的叫做『新街子』，遠一點的叫做『老街子』，就是每逢街子期商人買賣的地方。芒市也是五日一

次街子，日期比較保山晚一天。我們到芒市的那一天，正是街子之期，可是因為到得太晚，沒有能夠趕上熱鬧，在逢街子的時候，這兩段街非常地熱鬧。平時却是異常冷靜，所看見的祇是路的兩旁，各排着一列極簡陋的篾棚，其中十個倒有九個是空的（全街祇有三數家棚子，已經佈置成爲固定性的小飯舖。）『新街子』是近來新闢的。『老街子』的歷史比較久，那一段街子，路是很窄，並且舖的是老式的石子路。大約原來做買賣在老街子，後來嫌離城太遠，所以增加了這段新街子。

### 裕豐園

我們黑夜到芒市，住了一宿以後，第二天在芒市休息了大半天。那天方代辦請我們在『裕豐園』吃了一頓午飯。『裕豐園』是方代辦的別墅。土司衙門裏，雖說預備着有土司的住宅，但是那舊式的中國房子，究竟大不舒服，不很合他們的口味；所以近來滇邊的土司，大都各自已蓋了別墅。



提起「土司」來，許多讀者的印象，恐怕不免有些人，以為他們一定是「土頭土腦」的。但是事實上是怎樣呢？我們在滇緬邊區所看見的土司，不但不「土」而且穿西裝。住洋房，坐汽車，打網球，比我們一般的大學生還要摩登些。

我們的方代辦和許多其他土司一樣，有一部自用的小汽車。他身材不高，面貌和普通漢人一樣。他能說很好的雲南話和擺夷話。口才很好，常識很充足，說話也很得體。據說他曾經到過上海，南京等處。他見我們的時候，是穿着一套淺灰色香港布的西服；可是上面沒有打領帶，下面是穿一雙中國布鞋。有一次在街上遇見他，看他身上仍然穿着西裝，頭上却戴着一頂俄羅斯帽形狀的藍緞繡花帽子；帽子的兩旁，一邊有一條緞子的飄帶，垂下直到肩上，很是好看。據久在緬邊的人說，土司們的打扮，雖然是已經變成很摩登；他們家裏的婦女，却仍舊作純粹老式的擺夷裝束。

裕豐園的築成，到現在不過七年左右。據我們的觀察，這座別墅的建築和佈置，是兼有中西建築的長處，而且有完美的調和，所以是非常地美術化。房子是一所用青磚蓋成

的西式洋樓（外牆所用的磚，却全是直立着砌起，）可是很聰明地，頂上蓋着厚厚的中國式茅草屋頂，門前却又停着一部新式小汽車，房屋的外面，在園內有草地，有噴泉，有花枝纏繞的圍門，有打雞毛球的球場，有各種花草，有成列的芭蕉樹。房子裏面，進門就到大客廳，隔壁是一間餐室。客廳裏面，陳設着有一張寫字檯，一張大菜桌（上面放着許多零碎東西，）還有一張大坑，上面鋪着大紅色起圖案花的毛織氈毯。牆上滿掛中國字畫。

方代辦對外間來人，招待得很客氣。土司們的生活，已經徹底漢化。招待我們的飯，七菜一湯，完全是中國菜。席間所喝的酒，是德國布勒門（Bremen）製的啤酒。據說平常他宴客的時候，還常用老牌的「威士忌」酒奉客。飯前所喝的茶，是很好的中國茶。飯後一大杯咖啡，使着由臘成來的白糖。用來盛咖啡的壺，是一把富有藝術氣味的黑色瓷壺。像這樣的生活，真可以算是十足地近代化了。

剛才在上面，提起過『雞毛球』。雞毛球是一種緬甸式的遊戲。這球是用一個小的圓形軟木塞作底。圍着這塞，紮一圈雞毛。球場驟然看來，牠的大小和懸網的高低，都很像

普通的排球場。打這球的方法，和打網球一樣，可以單打或者雙打。打的時候，技術和打網球相似，用的就是一種輕的網球拍子，可是球不許落地。對於會打網球的人，接這種球沒有什麼困難，祇是發球需要一點特殊技巧。

### 擺夷世界在芒市

龍陵還是漢人世界。一到芒市，情形大變。在芒市街上所看見的，幾乎全是夷人，漢人反成例外。夷人男子的裝束，現在和漢人沒有什麼分別。婦女裝束，却完全兩樣。住在芒市一帶的夷族，主要地是『崩龍』人；其次便是『擺夷』和『山頭』。『崩龍』和『山頭』，除掉趕街子的時候，措東西到街上來賣以外，平常很少上街，所以在城裏很少看見他們。擺夷人最是馴良，並且最和漢人接近。芒市街上，滿街都是他們的蹤跡。擺夷婦女，已嫁者頭上挽髻，髻外四周用青布包纏，成一種圓筒的形狀，遠看像戴着一頂高帽子。未嫁的女郎，打着一條小辮，將辮繞頭纏一周結住，很是美觀。她們穿的，普通是白布大扣對襟短褂，和黑布

裙。下面赤着脚。在這種人叢裏，偶爾看見一兩個小脚的漢裝婦女，反而覺得刺目。有的少數擺夷婦女，已經改作新式漢裝；不過她們的頭髮，却仍然保存原來的樣子。

在街上遇着一位豔裝赤脚的擺夷姑娘，長得還很不錯。我們很賞識她的服裝，想偷着替她照一張相。正要照的時候，不料被她發覺了，連忙地跑開，口中還對我們說：『不好照相。』可是當我們尾隨她到她家的時候，她却是站在門口，並沒有走進去。看見我們走過，反而對我們回眸一笑。

芒市一帶，人口非常稀少。本來我們由昆明向西走，沿途因為都是山地，好些地方，人口很少。一二公里，不見一座村莊，是常有的事。不過在有壩子的地方，人口總是相當地密。像芒市這們好的壩子，人口仍然是少，甚至有一部份很好的地在荒着；這却不完全是天然的限制，而是有一部份人爲的理由。據方代辦告訴我們說，保山一縣，人口十餘萬人；芒市却一共不過幾千戶。然而這次修公路的時候，保山不過担任一百多公里，芒市却也有好幾十公里。因而就地徵工，不夠應付；只好由公路局從保山，龍陵，騰衝等處，催工人來

幫忙。芒市的人口，怎樣會稀少呢？這事的理由很簡單。夷族的繁殖不夠快，漢人又不願意去。漢人爲什麼不願意去？這問題的回答是，從前交通不便，不容易去；同時應當可以移殖的人，又對那地方有錯誤的觀念。以前一般的漢人，都認這滇邊的邊區，是夷人的地方，瘴氣很盛，不適宜於漢人生活。他們甚至相信，來到這地方的漢人，要不趕快離去，終久非死在這裏不可。

保山一帶，素來有『窮走夷方急走廠』一句話。所謂『窮走夷方』者，就是說，除非是赤貧的人，決不到夷人區域去。夷區因爲人口稀少，並且幾乎完全沒有手工業；漢人進去，無論作工或者經商，生活都很容易解決。只是因爲迷信瘴氣爲害等事，普通人都不願意去。惟有窮得沒有辦法的人，方才冒險前去嘗試。這樣去的人，不但身上一文莫名，而且連被褥都不完全，往往有了被就沒有褥子，有褥子就沒有被。至於蚊帳，當然更談不到。芒市一帶，清明以後，雨季到臨的時候，蚊子太多，在那裏工作的這種漢人，因爲沒有蚊帳的保護，成了瘴蚊攻擊的目標，因此得病和死亡者，不在少數。這事因果循環，更增加了一般

人對於這區內瘴氣的恐怖。因此就是已經在那邊工作的漢人，一過清明，就要想方法離開。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目下從外邊僱來修公路的工人，就很有想及早離開的傾向。甚至政府派來的職員，也有許多不願在這區內工作。由此看來，要發展這處邊區，一方面固然要和當地夷族取得密切的合作；另一方面，實在應該加緊地改良衛生狀況，糾正一般漢人對於這神秘區的錯誤觀念，讓他們可以到那裏去安居樂業。關於後一點，政府方面近來已經計劃，在芒市設立一所比較好地新式醫院。這事成功以後，當然可以幫助不少。

所謂「急走廠」者，「廠」就是鑛的意思，在芒市附近不很遠的地方，原來就有銀鑛。在那處做鑛工的，報酬很高；從前的時候，就有國幣兩三元一天，不過也因為上述的關係，普通人都不願意去；非到急得沒有辦法的時候，決不去那裏工作。據現在看來，對付這事的方法，似乎也應該注意到衛生方面。

緬邊的夷族，幾乎完全是佛教信徒。他們敬佛的廟宇，是緬甸式的廟。我們在芒市的一天，早晨起來，向樓下街上一望，看見幾位喇嘛，排隊式地走過。他們都是身上披着鮮明黃色的袈裟，左手拿一把很大的蒲扇遮着頭。因為對這些喇嘛發生興趣，我們特地往街上去找喇嘛廟。在芒市城內街上，逼近西門的地方，我們找到一共有兩座廟；一座叫『菩提寺』，一座是無名的喇嘛廟。後一座廟，大門口並沒有表示廟名的匾額；祇用漢文和緬文，寫出住持喇嘛的法號。這廟門口的臺級不低。進出到殿裏一看，殿却不高，比普通中國房子的房間還要低去不少。殿內鋪着木的地板。牠的佈置，分成兩段。進門後向前走，最初三分之一的地方，沒有佛像。這段內可以任意坐立。中間開着一個四方形火坑。我們去的時候，因為公路從外邊雇來的修路工人，沒有地方住，一大部份住在這廟內；所以在這段地方，滿地躺的是工人，大多數在那兒抽雅片煙。走完這段，前去靠牆（在前進路的右手）滿供着大小佛像多尊。到這段去，需要將鞋脫掉。我們聽了喇嘛的話，果然都把鞋子脫了，向前去瞻仰了一下。佛像台前，柱子上掛着幾副刻在木頭上的金字對聯。那些對聯，全是

用漢文寫成，可是上下款，却大半是用緬甸文。記得當中一副對聯，上面寫着：「宗教文明，願世界彼此無爭安淨土；神權廣大，問菩薩有何法力救生民。」

由殿裏走出來的時候，正巧廟內喇嘛在殿外一間小的食堂裏吃飯。主持該廟的喇嘛很客氣，連忙站起來，邀我們坐，還問我們要不要吃飯。他們吃的菜，似乎不壞，並且有葷菜；原來這種喇嘛，是不忌葷的。喇嘛吃飯的時候，把袈裟的右袖捲起來，右臂完全袒出。後來在芒市附近的溫泉，看見一位小喇嘛，也在那裏洗澡，看他換衣，方纔知道喇嘛們在袈裟裏面所穿的衣，也是鮮明的黃色，樣式却像普通的運動背心而缺少右肩上的一塊。（這就是說，那衣祇是套在左肩上。）這樣一來，把袈裟右袖往上一摟，右臂當然可以完全露出來了。

『菩提寺』就在喇嘛廟的旁邊。這廟的殿，相當地高大，有中國內地廟宇的氣概。但是裏面供的佛像，却有緬甸風味。廟門的前面，樹着幾竿佛幡。竿子用的竹竿，插在地上，聳起很高。竿的上端，掛着佛幡。這種廟前懸掛佛幡的習慣，似乎是一般緬甸式的佛廟所



共有的。

芒市附近的溫泉

午飯以後，我們在下午三點二十分，由芒市出發，往附近的溫泉一遊。這處溫泉，在芒市之南約八公里左右，方向是在正南而略偏西南。往遮放去的公路，却是直向西南去。所以循公路走去芒市郊外以後，隨着不遠就折向南去。我們坐車從芒市車站去，出西門，折向北穿過城外的新街子和老街子以後，改向西轉，走過一座跨河の木橋。前行穿過芒市壩子前進，不久就和公路分手，循着一條路面不好的馬路，向溫泉去。芒市壩子，大部份已經闢成田，田中多半是種糧食，但是其中成塊的雅片田也很不少。有一部份仍然很平的地，未曾開墾，到現在還是一片荒草地，在上面牧牛。這種地上，路旁常看見成列的大榕樹，很是好看。除掉榕樹以外，一路所見植物當中，磯竹和野生的龍舌蘭不少。

芒市壩子上，很有幾條可以供灌溉用的河流。這些河雖說不很寬，可是水是相當地

大，流得也很急。離芒市不過三公里左右，我們走過一座跨在河身上很險的篾橋。這種橋大約就是現在緬邊一帶公路橋的前身。那橋是拿若干根粗圓的竹子，來做橋下的支柱。橋面的構造，是先拿扁形的竹條，直鋪一層；這層上面，橫鋪一層篾皮編成的排，然後上面再用泥土築平。這樣的橋，富有彈性；剛修好的時候，也許相當地合用。可是牠的耐久性很差；差過些時候，就變成很險。我們這次來，坐的是一部大汽車，上面還滿載着帶往遮放的米。車子剛一開上橋，後面一隻輪子，馬上就陷到橋身裏面去，再也開不動，差一點沒有把我們連車子一齊掉到急流的水裏。一看情形不對，我們馬上跳下車來，步行走過這橋。司機好容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方纔把車子開過去。正巧過橋以後，路旁就到了方代辦的農場。爲着回來的時候免得再冒這種危險起見，我們特地向農場交涉，請他們趕快派人把橋修好。

由這橋前去，再走三公里左右，又碰見一座很險的篾橋。這處水很淺，司機開車從水中沖過，沒有在橋上走。經過這兩次的耽誤，我們一共損失了十五分鐘；到四點零一分，方

纔達到我們的目的地，溫泉。這處溫泉，四周是用一道矮的土磚牆圍住，平時是鎖着。有人來洗澡，可以找管理的人，把門打開。洗澡也並不要納費。溫泉的對面，有一座小的茅村，村後有一座多樹的矮山，山頂上有一座廟，洗澡的浴池是隻長方形的露天池子；他的大小，大約是二十八尺長，十五尺寬。池底是用砂築成，水祇有一尺左右的深度。泉水是在池的一角，從底下不斷地帶着氣泡湧出來。在這個一角上，有一處利用木門的放水閘，隨時可以從那裏把鱗水放出去。因為水大熱，在對面的角上，有一處放進冷水的地方。我們到那裏的時候，水面上布滿了一層青苔，給我們一種不很乾淨的印象，後來管池子的人，拿着一把竹掃把，把水面一掃，從放水閘裏掃出來。結果顯出來，那水原來是很清的。溫泉湧出的地方，水是很熱，大約有攝氏表五十幾度的溫度，比起安寧州的溫泉來，似乎還要稍爲熱一點。水的味道，略微帶着甜味。

由芒市到遮放

在溫泉洗完澡以後，我們在四點四十一分，坐車向回走。途中碰有擺夷出喪，前面有幾位小喇嘛作導。農場附近的險橋，果然已經修好，我們安然地走過去。五點鐘的時候，就走到芒市附近的公路叉口。在這裏向左轉，循着公路前進，往遮放去。在這段路中，起初一段，仍然是穿着芒市壩子走，風景和剛纔所描寫的一樣。走了五公里左右以後，路旁走過慈恩寺。這寺是一座很講究的緬甸式廟。裏面除掉佛殿以外，有兩座緬甸式的寶塔；其中一座，外面嶄新地滿刷一層假金，在夕陽中金色輝煌，異常地華麗。據說這廟是芒市附近一處有名的古蹟，去年經方代辦將其修整刷新。緬甸式的寶塔，氣概稍為有點像在北平常見的西藏式塔（例如北海的白塔）；可是詳細的輪廓，却不相同。緬甸式塔，大部份是作圓形，下面比上面大得多，一圈一圈地小上去，由芒市到畹町，沿途很有幾處看見這樣的塔；但是在慈恩寺所見的，無疑地是最美。

由慈恩寺前去，路繼續地平坦前進。經過十幾公里，到夫永寨（距昆明八九七公里，芒市二十一公里，海拔一一〇九米。）這段路的最後五公里，已經不是壩田，而是穿過矮

山間的沖田。從夫永寨起，路盤上一座多樹的山。這段山路，因為前後經過三座較高的山峯，上而復下，所以本地人把這山叫做『三台山』。這山的第一台，地名叫做邦弄（距昆明九〇八公里，海拔一五〇二米）是芒市，遮放兩處土司轄治地的交界處。過第三台（地名稱三台山，距昆明九一五公里，海拔一三二一米）以後，路陡盤下山。途中下望，看見隴川江在下。（隴川江是這段中緬邊境上的一條大河，下流入緬甸境裏的伊洛瓦底江；中國和緬甸，有一段以此江為界。）六公里以後，下山路走完，路右邊沿着隴川江下溯，左邊靠着山走，路勢相當地平坦。前去江旁展出一塊壩田。平路走了不過五公里，就到了遮放（距昆明九二六公里，芒市五十公里，海拔一〇〇五米。）

### 遮放

在芒市我們第一次看見夷人世界，在遮放我們第一次嘗到邊疆生活（Frontier life）的滋味。真的，遮放的生活，使我們想到電影上所見的邊疆生活。對於一個喜歡看

電影的人，以前這種假想生活的現實化，是一件何等快意的事。

遮放是現在滇緬公路上中國境內最西的車站。經由緬甸來的外國貨品，由海船運到仰光以後，坐三十六小時的火車到臘戍，再由臘戍用運貨汽車運到遮放交貨。在這處極大部份的貨物，改裝中國方面的運貨汽車，運往昆明。因為這種緣故，遮放，以前極其簡陋的一座窮鄉小村，現在却已經變成一處『五方雜處』的交通要站。據說在半年以前，這裏還是荒野不堪的地方。當最初幾部運貨汽車走過的時候，路旁站滿着了成行的擺夷和山頭。他們帶着驚奇的面孔，望着汽車拍手叫喊。現在在遮放，汽車已經是最不出奇的一種東西。幾十部，甚至成百部的汽車，每天開過這裏，停在這裏，街上的店舖，增加了確實不少，到現在已經成功了一小段的鬧市了。

在遮放我們可以看見本地的士著（擺夷和山頭）可以看見新來的上層階級的漢人，也常看見『加拉』司機。由緬甸來的車子，大部份是由『加拉』司機開來，也間空看見有英國司機。他們都穿着本國的衣服，但是其中許多人，有喜歡戴中國瓜皮帽的嗜

好。身上穿上西裝或者印度衣服，頭上倒戴上中國的瓜皮小帽，真是夠趣的。「加拉」是印度民族的一種。他們穿的衣服很花；司機們都是穿着紅格或綠格的格子花布所製成的褲子。那褲子嚴格地說，並不能算是褲子（因為沒有褲腳），而是一種裙子。

遮放是一處祇有一條街的鎮市。那條街是一條非常地寬的砂石馬路。街的前半段，方向由東北往西南。是通晚町的公路的一部份。走完這段之後公路向西轉，走過一座跨在小溪上的木橋，向晚町去。街的後半段，差不多是向正南，比較窄些，往這處附近的溫泉，就是循這段路前去。兩段街一起，湊起來不過九百米左右的長短；兩頭還全是住宅區域，在那種區域裏，路的兩旁，祇看見極其簡陋的茅頂簷棚。土司衙門，是位在前半段街的路南；牠的建築，是坐南朝北。由這處起，到兩段街交接點的兩百米，和由那點起順後段街向南的一百米，組成了遮放的市面。遮放僅有的店舖，全是在這段路上。店舖方面，以小飯館占多數。另外有幾家雜貨店，一家理髮店，兩家咖啡店（其中一家是一位印度人開的。）因為遮放是位在中緬邊境，並且以前這處和緬甸的交通，比牠和中國別處的交通，來得

方便，普通在市面上通用印度貨幣（緬甸境內並沒有自己的貨幣，而是用印度盧比）標價也多半是拿印幣來說（可是現在就在印度人所開的商店，國幣也能夠通行無阻，不過按照一定的比率計算便了。）因為逼近緬邊，遮放的生活程度很高，買一筒米要國幣五角，理一次髮也要五角。

在白天的時候，遮放的人們，各人忙着自己的事。除掉逢着街子的日期，街上並不太熱鬧；咖啡館裏的生意，清淡着到一種程度，使該館的主人，走到街上，幫司機們上汽油。一到上燈以後，情形却大大地不同。整個的市面，活躍起來；一直到半夜，方才漸漸地靜下去。在市面的南端，路西有一家賭場。這地方白天看去，不過是一座極簡陋的茅頂篷棚，一點生氣也沒有。可是一到晚上，這裏就正式開賭。兩盞大的打氣燈，點得比昆明的大商店還亮。一張大菜檯子，一端坐着莊家，四周圍滿了賭客。他們賭的方法，是用兩顆骰子，押六方。我們站在那裏，看了不過十分鐘，已經看見莊家前面，堆滿了中央票，像一座小山似的；賭客却祇看見輸，很少看見贏。



在公路轉彎的地方，路西有一座破舊的喇嘛廟，裏面滿躺着抽大煙的工人。由這廟稍向南走，路西就到印度人所開的咖啡店。除開賭場以外，這店是遮放的社交中心。店主娶了一位緬甸太太。他們兩位，都祇能說極少的幾個中國字。可是在這裏工作的人，很有能說幾句印度話的。因為他那店的飲品和點心，可算得價廉物美，所以在晚上許多人跑到那裏去坐。喝咖啡的地方，是在房子外面，廊簷底下。我們到遮放的第一夜，就和幾位朋友，男的女的，坐在一桌，古今中外，無所不談地，談到十一點半，方才回去。

遮放有酗酒的印度司機，有夷裝的擺夷女郎，有賭博的工人，有西裝的少年，現在還有很摩登的太太們。據有人云，有時拿刀殺人的「野人」也來街上湊一手。邊疆生活的遮放，真是太有趣了。

### 遮放土司衙門

我們在遮放，是住在土司衙門裏。這衙門完全是中國舊式衙門的樣子，主要的部份

是用木頭築成，但是建築已經是疲敗不堪。據說中央最近預備撥款一千二百盧比，協助土司，把衙門加以修葺。衙門坐南朝北，後面靠着一座多樹山的山脚，前面對着大街，有一扇巨大的照壁，上面彩畫着一隻麒麟，出進是走東西轅門。進轅門後，位在正中的大門上，高掛着一塊直匾，上面刻着『遮放宣撫司副使』等字。大門上到現在還貼着有現在土司多英培『奉雲南省政府命，承襲芒遮板，遮放宣撫司副使』的布告，上面註的日期，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三日。據說現任土司的父親多竹銘，現在年紀已有六十餘歲，還是健存；不過自那天起，他却已禪位，做太上皇了。衙門內外，很貼得有幾張告示，其中有專用擺夷文字的，有擺夷文和漢文並用的，但是所蓋的關防，全是『遮放宣撫副使』的漢文官印。

衙門的二門上，掛着有『宜門』二字的匾，門上用彩色畫着兩尊門神。年底封印的封條殘跡，還可以看得見。現在因為公路工忙，工人找不到這許多地方住。二門以外，晚間完全被工人佔據。滿地吞雲吐霧，衙門的尊嚴，已經掃地。三門之內，當中是土司的大堂。堂上土司的坐位，像一張大床。座上鋪着一條紅色起花的羊毛氈毯，靠後有一隻紅緞的小

墊子。這座的上頭，掛着一塊橫匾，上面寫的是『賞延於世』四個大字，落款是『光緒五年三月七日欽加鹽運使銜署永昌府正堂鄒爲欽賜三品賞戴花翎宣撫副使司多立德立』座的背後，橫匾之下，掛着一幅紅的單條，上面寫的是一個大喜字。單條兩旁，掛了好幾副喜聯，細看還是現任土司結婚時的禮物。座的兩旁，一邊立着一扇大的，沒有上漆的木屏風，把中間一塊地方，隔成一間小房似的。屏風旁邊，堆着許多袋米，還掛着有幾塊臘肉。我們到的那幾天，多土司正在路上督工，大堂上居然擺着一張方桌，有些工役在那兒吃飯。

多土司也有別墅，但是他平常住在衙門裏的日子還不少。在衙門裏，土司住宅，是在大堂後面的一座院子。這處本地人把牠叫做『洋房』，可是事實上却是中國式的建築，不過帶有一點洋式裝璜。這院子的左廂房，是兩層樓的建築，那處樓上的房間，就是土司的書房和臥室。這一條房子，是一共五開間。中間三間打通，做成書房。兩房兩間，一間是土司的臥室，另外一間是他的祕書的臥室，全條房子，左右前三面，圍着有一條很寬的廊簷。

土司的書房，是平常招待第一等貴賓的地方。我們這次，很幸運地，也被招待在那兒住。這房朝前面的窗子，是用的紅綠玻璃。房內陳設，有兩口掛鐘，一隻書櫃，和兩隻小坑。

### 遮放出產

遮放附近的出產，植物方面，有楠木，竹子，榕樹和菠蘿。山上有樹的地方，細看常看見有不少的楠木，有一點像四川省成都，峨嵋一帶的景況。土司衙門的木料，一部份就是用的楠木。成叢的大磁竹，更是到處可以看見。有些地方，榕樹成行，很像芒市附近。竹子粗的，直徑可到三寸左右。據說有竹子的地方，多半就有野生的菠蘿。在遮放雖說百物騰貴，菠蘿却是很賤。滇邊一帶，從芒市到畹町，還產着一種特別的水菓，本地人把牠叫做『羊奶』菓（擺夷話譯意叫做『馬奶』）這種名稱，是由象形而來。菓的大小，和較大的棗子差不多。菓肉作全紅的顏色，中間包着一個長形的軟核；皮的顏色，却是橘黃的，上面起着許多黃色小點。吃起來，菓肉的味，相當地酸；皮的味道，更是酸而兼澀。可是街上賣這種

東西的不少，想必很有些人賞識牠。我們在芒市，用四分錢國幣，就買了一小篋篋的這種菓子（一共十幾個），可是還沒有吃完，就全扔了。

講起手工藝品來，值得記載的，有山頭人織成的『同酣』和擺夷人織成的五色錦。『同酣』就是一種方形袋子的夷語名稱；普通談邊疆民族的書籍，多把牠誤寫作『同爬』。這種袋子，有一種毛織品，上面織成紅黑相間的圖案，有一點類似織錦的模樣，不過工是相當地粗。講起形式來，『同酣』很有一點像現在小學生所用的書包，不過兩邊各垂着有一排繻子。牠的用處，也和書包一樣，是掛在肩上，拿來裝零碎物件。『同酣』是山頭人的特產。每逢街子的時候，他們拿來在街上賣。在店裏平常也有時可以買到一隻的價值，大約是國幣二元左右。在遮放住久了的，幾乎每人有一個。

五色錦是擺夷婦女的一種織品。它的織法，是在靛藍色的棉紗底子上，用各種鮮豔顏色的絲線，織成方形圖案。所用的顏色，有大紅，桃紅，橘黃，檸檬黃，油綠，淺綠，深藍，天藍，白色等色，實在不止五色。裏面還穿插着有一點金線。這種織品，擺出來光輝奪目，真是華麗，

不過價錢不小，平常在市上和街子上也買不到，須托熟人去買。我們在遮放，托土司衙門的『五祖爺』（在土司衙門服務的公務員，在遮放都叫做『祖爺』，這位『五祖爺』是土司的本家，也姓多）代覓了兩匹來。一匹祇不過七尺多長，一尺多寬，開口索價印幣六盧比，後來用五盧比十二安拉（按一盧比合國幣二元半計算，合國幣十四元三角七分五厘）買成。這種五色錦，擺夷拿做趕街子和正式應酬的時候最外面一層的裙子。我想在比較講究的家庭裏，一隻長的條几上，舖這麼一條，一定是非常地好看。

遮放一帶，另外還有一種特產，就是山頭人拿來把嘴唇染紅的『檳榔』。山頭人有把他們嘴唇染成血紅色的奇異風俗（大約他們以為這是好看）可以拿來作這種用途的物料，據稱共有四種；一為『檳榔』，二為一種青色菓子，三為一種野草，四為一種煙草。這四種物料，任何一種，拿來往嘴裏一嚼，嘴唇就染紅了。四種當中，『檳榔』是最重要。牠的製法，是拿來一種植物材料，與石灰和在一起而成。遮放附近的鄉村，就有製造這物的。每逢街子的前一天，趕製好了，用大的笥殼裝起。明天拿到街子上，論重量出售。

## 由遮放到護浪

在到遮放的第二天，我們就由那裏動身，往中緬交界的畹町去視察。畹町離開遮放不過三十八公里，不過目前路面不好，坐大汽車去，需要費去兩小時左右的時間。我們是在上午十點三十一分，由遮放車站動身。離開街市以後，車過三座跨在溪上的木橋，隨着路旁沿着遮放壩子的壩田前進。經過十三公里比較平坦的路，十一點九分，到護浪（距昆明九三九公里，海拔一〇二八米）停下。

護浪原來不過是一座六家人家的小茅村。現在因為趕修公路路面，臨時新搭了許多工棚，多土司現在也住在那裏監工，所以陡然繁盛起來。不過一望各處建築，却幾乎全是極其簡陋的篾棚子。我們去的那天，正巧是逢着街子。好些山頭女郎，來趕街子，揹着東西來賣。當我們正想替她們照相的時候，她們發覺了，趕忙跑開，結果祇照得一張。

在許多簡陋篾棚旁邊，有一座西式的白帆布帳篷，襯出來作很明顯的對較，那便是

多土司夜間住宿的地方。白天他却是在這帳幕前的一座大簾棚裏，和他的隨員與監工等，一起辦公。在這棚的右邊，停着他的自用小汽車。棚子裏面，一張床上，放着一架哥倫比亞牌的留聲機，旁邊堆着兩大堆的唱片。唱片的內容，大部份是梅蘭芳的舊戲，和王人美的新調。各種樣式的『毛毛雨』一應俱全。在這種荒野簡陋的地方，配上這種摩登的設備，這是怪有趣的。

多土司在土司當中，要算一位講求新生活的青年。他不娶妾，不抽大烟，並且還自己來到護浪監工，實在是一件可佩的事。我們見他的時候，他是上身穿着一件西式襯衫，打的一條紅色的領帶，下面着了一條中國褲子，穿上一雙低統皮鞋（Pumps）。當我們邀他一起照一張相的時候，他立刻就換上一條白帆布的褲子。據說多土司爲人很忠厚，不過不是像方代辦他們能幹。

我等在工棚旁邊，和多土司稍爲談了一點路上的情形。據他說，上面來的命令，是限全路路面，於三月底以前，完全修好。遮放到晚町一段路，原來的路面太壞，修補很費力。遮



放的人口，比較芒市更要少得多；但是牠所負責修補的公路，也有三十幾公里，比芒市得不多，所以實在是很困難。因為人口稀少，本地徵來的工人，根本不夠用。現在也是由公路局從外面雇工人來幫忙。他們分工合作的方法，是外來的工人，專管修路面；本地徵來的工人，管運石頭和打碎石頭。關於工資問題，原來雲南省政府規定的辦法，是本省境內修路，一律採取義務工役的制度；不但不給工資，連伙食也要自己帶。這次修滇緬公路，中央原來預備對所有的工人，一律發給工資。後來省政府方面，以為這事不但與過去的義務工役制度，有所衝突，並且恐怕妨礙將來的徵工修路；因此商得折衷辦法，凡由本地方徵來的義務工，一律照舊不給工資和伙食。雇來的一人，到另一處做工的（例如由保山雇來工人，到遮放做工）每人一日給付工資國幣四角，伙食在內。

由護浪到晚町

因為路面欠好，我們在護浪向多土司借了他的小汽車，改坐那車前去。十一時三十

三分，我們從護浪動身。初行的一段，路旁仍然是沿着壩子走，這段壩子，却並沒有全部闢成田，而是有一部份荒地。走完十公里相當平坦的路，到了南札（距昆明九四九公里，海拔九九四米。）由這處起，路盤上一座石灰石構成的山上樹不少，路旁看見過幾顆桐樹。九公里的上山路，把我們引到了山頂的黑山門（距昆明九五八公里，海拔一三八米。）上山途中，一路往下望，可以看見隴川江在下面蜿蜒地流着。從黑山門起，路陡盤下山。四公里以後，路勢轉平。再走兩公里多，便穿過畹町，越過跨在畹町河上的橋，進入緬甸境界。前進一分半鐘，於正午十二時二十三分，到達緬方檢查站停下。

### 畹町

在現在的滇緬公路上，中國和緬甸，是以畹町河（距遮放三八·四公里，昆明九六四公里，海拔一〇〇六米）為界。畹町河是一很小的，不能給人印象的河。原來河上有一座便橋。現在因為這路上貨運很忙，正在趕修一座石橋；我們去的時候，這橋已經快要

完工，車子可以從上面開過去。這橋的橋身，一共長八米，所謂叫做『畹町八尺橋。』橋的兩旁，一邊刻着漢字，一邊刻着英文。

畹町河上，完全看不出兩國交界的樣子，這一點很可以表頭出來中英兩國的親善。橋的兩端，連警備的崗位也沒有。祇是在離橋不遠的地方，雙方各在自己境內，設有一處檢察所。實在兩國的官方，彼此感情，很是融洽，檢查站的意義，不過是雙方協力，對往來客商，有攜帶違禁品一類的越軌行動的，加以取締。中國人到緬甸去旅行，並不需要護照。在這處出國的人，祇要有一張正式的身份證明書，讓緬方檢查站看一看就夠了。

因為公路新通不久，畹町河的兩旁，現在還祇有一些茅頂的蔑棚子。不過中緬雙方，現在都在積極進行建設這交通要點。大概不出一年，這河的兩旁，一定會有比較新式的建築物站起來。

我們是先到的緬方檢查站。我們本來沒有預備再向前進。同時同車來的一位李梅青先生，會講印度和緬甸話。所以說明以後，並沒有對我們加以檢查。駐在那站的，有一位

班長和十幾名兵士，全是緬甸人，沒有英國人在內。李先生和他們談了以後，他們對我們很客氣，請我們到他們的食物棚裏去喝紅茶。那棚子也是一座茅頂篾棚，簡陋得和中國方面的篾棚差不多；可是裏面滿儲着摩登食品——錫蘭紅茶，臘成白糖，罐頭牛奶，西式點心，一應俱全。在這邊疆上的地方，吃這麼一頓不要錢的近代化的茶點，似乎覺得特別爽快。喝完茶以後，我們請他們合照了一張相。

緬方檢查站守衛官兵的待遇，比中國方面要高好幾倍。班長的月薪，差不多合到國幣一百多塊。據班長告訴我們說，最使他們頭痛的事，是司機們常常由中國方面，私帶雅片到緬甸。這種事情，差不多每天都有破獲。最近還抓住一位司機，帶着一位擺夷女郎，現在正扣押在那裏。

在檢查站附近，看見一小段緬方的公路。據說以前由畹町到臘戍一段路，比中國境內的路還壞。公路打通以後，中國方面，把此事提請英方注意。英國知道此事，立刻答應把這段加以整理，使牠變成一種不怕氣候變遷的路（All-weather road）。目前那段的

路面情形，已經比中境內好得多。但是他們還在那裏積極的整理，白天不許大汽車行走，祇讓小汽車通過，以便趕修。運貨的大汽車，全是夜間行車。英國人的建設精神，真是可佩。據說臘戍以前是屬中國，那時也是簡陋不堪。後來劃歸英國，不久就變成近代化的城市和芒市，遮放，完全沒有比例。

在檢查站附近，另外還有兩三家私人開設的食物棚子。裏面坐着緬甸婦女，賣花生，「馬奶」菓等食品。緬甸少女，都是上身穿着白布短褂，下面繫着一條黑裙，頭上包着一塊白布。他們也怕人照相。好容易托班長去疏通，方才找着兩位，照了一張。

由緬方的檢查站，我們走回來，過橋「返國」。這處在逼近畹町河邊的地方，設有滇緬公路工程段和檢查站。現在這些機關，全是設在茅棚裏。不過較好的建築，已經計劃完竣，不久就要動工。在檢查站的對面，有幾家食物棚，賣食物烟捲等。畹町生活程度，比遮放更高。我們買了四個煮雞蛋，費去國幣六角。棚內所售水菓，除掉「馬奶」以外，還有木瓜和「酸結菓」（一種小的圓形紅菓）。木瓜比香瓜大些，肉作淡黃色，吃來味相當地淡。

可是水不少。裏面的子，是灰色圓形的。

在中國檢查站的後面，有一所這處惟一的土磚房子，但是現在所剩的，祇有斷垣殘壁。據本地人說，這房子原來是一處海關分卡。去年七月，山上的『野人』（即山頭人）下山，把房子燒了，並且殺死兩位職員。聽說最近『野人』的頭目，又已經通知土司，說不久要來碗町行劫。在這裏工作的人們，現在一提起此事，都不免有點『談虎色變。』

#### 到邊疆去的中國新女性

中國近二十年來女性的解放，實在是一種了不起的進步。現在儘管有人批評摩登女性的塗脂抹粉，擦寇丹，祇知道提倡消費的生活；但是這種批評，即令不錯，也是偏於一方面的。我很相信，假使這些批評家，能有機會看到這問題的另一方面，他們的論調，一定會要改變。

我們這次到緬邊，很幸運地，得着機會，和第一批摩登女性同行，去開發邊疆，她們中

間的一部份，雖說停留在保山；另一部份却跟我們到了遮放，有一位還一起去過畹町，這一路去，沿途辛苦，自然用不着說，晚上住的地方，有好幾處，尤其是苦得不堪。最不方便的是，一路上沒有一處有女廁所的設備；我們用廁所的時候，祇好彼此輪班。到了遮放，三對夫妻，同住在一間房裏。一走到街上，當地的居民，都帶着驚奇的眼光迎着她們。有一位太太，還自告奮勇，一定要跟她的丈夫，住到畹町去——祇有幾座篾棚，並且時常有被『野人』襲擊的危險的畹町！我想任何人和她們一起走過的，不能不佩服她們的勇氣。

『擺夷』『崩龍』和『山頭』

邊疆民族的服裝和風俗，當然是對我們最有興趣。關於這點，書上很有些記載。可惜一般地說，這種書籍和筆記，多半喜歡故意眩耀神奇，結果往往犧牲了一部份的真實性。我們這次去，在邊境上停留不過幾天，當然不能夠有很多直接觀察的機會。不過我們在路上遇見了兩位對這問題很有研究的人，一位是沈謹聞先生，一位是蔡盤珍先生。這兩

位都是外省人，到緬邊去不過半年左右；但是他們對這問題有很大的興趣，所以由他們得到的情報，比較地是很可靠。蔡先生在遮放三個月，居然學會了講一口擺夷話，尤其是難得。

在芒市，遮放，畹町的夷族，分爲『崩龍』、『擺夷』、『山頭』、『栗粟』四大族。在滇東一帶常看見的裸裸，却自保山以西，就很少看見。這四族底下，又各自分爲若干小族；比方在『山頭』的統名底下，實在有許多支的『山頭』。有人說，這些夷族的細分，不完全是按照血統關係，而是至少一部份按照宗教的信仰。他們都是信仰佛教，可是有的是拜緬甸佛，有的是拜印度佛；在佛教之下，分門別類，也大有差別。因此造成了夷族的分支。

滇邊四種夷族當中，以『擺夷』人佔最多數，一共大約有十幾萬。『栗粟』人最少。我們這次去，沒有看見過『栗粟』人。（據說在遮放趕街子的時候，有時可以看見。）所以對他們完全沒有印象。據說在遮放四種夷民都有。在芒市主要的土著是『崩龍』；其次是『擺夷』；『山頭』祇是住在附近的山上，『栗粟』却完全沒有。



『擺夷』是四夷種族中最馴良的民族。他們漢化的程度最深，和漢人也最接近。所以對於我們的建國，應該是很好的份子。可是他們很怕漢人。我們在開放的時候，到一家擺夷人家去過。那是因為工程很忙，工人沒有工夫，辦工程的人，到處找擺夷婦女，幫助他們燒飯。這一家人家，就是被找的一家。我們是由和他們接頭的工頭領去的。談了一些話以後，那家的主人（父親）忽然和工頭說，要他家的婦女去燒飯，有一個條件，是她們晚上要回家睡。還問：『她們在那裏做事，你們「老漢人」（這是擺夷人對我們的稱呼）會不會打她們？』看他那種說話的態度，真是怪可憐的。我想爲着發展邊疆，我們應該把他們這種畏懼漢人的心理，設法去却。我們固然不願意看見夷族反抗政府，但是同時我們也不應該讓他們變成被壓迫的民族。

『崩龍』人也很馴良，和『擺夷』相似。但他們並不願意和漢人接近，所以除掉街子期以外，在鎮市上很少看見他們的蹤跡。像芒市附近，『崩龍』（譯音）人最多；可是芒市街上，很少看見他們。他們平常是住在山頭上的茅屋小村裏。祇有逢着趕街子的日

期，才有『崩龍』女子，揹着柴到街上去賣。近幾十年來，因為漢人移來，大批的『崩龍』陸續向西移動，到現在已經變成緬甸東部某地的主要民族。據說他們在英國保護之下，生活大為改進，教育程度也已經提高不少；他們的子弟，在牛津、劍橋兩大學裏畢業的，已經很有幾位。對於這一點，我們自己，似乎應該知所警惕。

『山頭』是一種最富有詩意的原始民族。他們對自己另有名稱，『山頭』是漢人給他們的名字。這名字的來源，是因為他們喜歡住在山頭上。另一種不客氣的名稱，是叫他們做『野人』，意思是象徵他們的野性。和『擺夷』、『崩龍』比起來，『山頭』人是異常地桀驁不馴。他們是和『崩龍』人一樣，住在山頂上。我們在由芒市到遮放的公路途中，很走過一些『崩龍』和『山頭』人居住的地方。從住的方面來說，『崩龍』人的文化程度，要比『山頭』人高些，『崩龍』人自己會造簡單的茅屋，這些房屋，往往聚成小村。『山頭』人所住的，却是單獨的，極簡單的三角形茅棚。

『山頭』人的所謂『野性』，可以從他們男子的裝束，充分地表現出來。『山頭』

男女都把嘴唇染紅，尤其男子總把他們的嘴唇染得血紅，有一點像中國小說上所描寫的鬼一樣。成年的『山頭』男子，頭上紮着紅布包頭，背上揣着一把刀或者一枝槍，武裝似乎成了他們服裝的一部份。未成年的男孩，不紮頭巾，可是仍然是每人背上揣一把刀，這刀比起他的身體來，顯得很長大。他們那種勇武的氣概，看來倒是可佩。芒市，遮放，畹町等處附近的山頭上，住的『山頭』人都不少；尤其是畹町的四周，完全是他們的勢力。在芒市，遮放途中，我們在路旁看見過好幾位這樣的佩刀小孩。在赴畹町的道上，我們看見了紮紅包頭的『山頭』男子，也在參加做工，幫助修公路。據說汽車初通的時候，每次坐車走過，往往看見路旁的『山頭』人，握拳揮刀，對汽車大聲喊叫，充分地表示仇意。現在慣了，比較好些。中緬試航的飛機，對於鎮壓這些『野人』，很有些功效，他們相當地怕飛機，並且知道怕牠『下蛋』，他們說，這是『漢人使的法』。邊疆上可能有的民族問題，實在並不難解決，祇要恩威並施，同時把交通趕快積極地建設起來，一切就在短時間內可以解決了。

『山頭』人的喜歡帶刀，一方面固然是自衛，但是同時還有另外一種副作用。他們出來的時候多半不帶糧食。到一處地方，將刀砍下一段粗的竹子，做成一隻竹筒。再從包穀田，割下一些包穀，放在筒中，儲作乾糧。到天黑肚子感覺飢餓的時候，就在山上用刀割下一些草，堆起一堆，把竹筒插在草中，然後點火把草燒起來。草燒完了，竹筒燒壞了，裏面的包穀也就燒熟，可以拿來果腹。他們又常拿這樣自製的竹筒，滿盛着酒，抱着大喝。喝醉了以後，跨着刀橫躺在大路上。過路的人，如果知道，大胆地從他們身上跨過去，他們一定一點也不睬，因為他們心中，以為這種人是勇敢的。假定不知這事的人，好意地從他們身旁繞過去，他們就毫不客氣，跳起來拔刀把那人殺了。

『山頭』男子，還有一種特徵，就是他們有文身（Tattoo）的習俗。這種野蠻民族的風俗，在滇邊民族當中，祇有在『山頭』和『卡瓦』兩種人的身上，可以找得到。滇緬公路沿線，沒有『卡瓦』人。所以凡是看見文身的人，就可以斷定他是『山頭』。我們在遮放，在護浪，在晚町（緬甸境內）都看見這種人的樣本。他們身上刻的花紋，是作深藍

色，大半刻成龍的形狀。仔細分析起來，花紋中的圖案線，主要地是以六方形作基礎。

『山頭』人因爲太倔強，很不容易管理。現在土司們管理他們的方法，是利用他們自己中間的頭目。這種人叫做『山頭官』。芒市一帶，有『十個山頭九個官』的一句俗話，就是表示這種小頭目人數的衆多。這次修滇緬公路的時候，主持工程的人，曾經邀請附近一帶有關係的山頭官，吃過幾次飯，免得他們搗亂。最近××人的離間工作，已經做到『山頭』裏面。他們的僞宣傳，是××人和『山頭』是一族的人。這事幸虧發現得早，祇有一小支已被誘惑。現在經各地土司，將『山頭官』邀來，曉以大義，大致不會有何等事故發生。但是××人的險毒，按這點來說，也就很可觀了。

#### 擺夷家庭一瞥

我們在遮放的時候，得着機會到一家擺夷人家去走了一趟。擺夷的風俗，實在可以說已經差不多完全漢化。他們和我們不同之處，現在主要地祇有下列三點：（一）婦女

的服裝不同；（二）社交比較自由；（三）祇禮佛而不敬祖宗。據說凡願意到擺夷家去拜訪的，都可以『毛遂自薦』地自己跑去，連介紹人都用不着。這樣的登門拜訪，他們叫做『串』，意思和北平人所謂『串門』相似。不過在北平祇有熟人可以串門，在這裏却是無論識與不識，都可以去『串』。要是去找擺夷小姐的話，一到那裏，她家父母，就自動地避開，讓他們去談情。在出嫁以前，父母對於兒女的婚姻，是採取絕對的不干涉主義。祇有不通皮的哥哥，有時候會來監視妹妹的行動。所以這些求愛的少年們，並不怕她家的父母，而常有一點討厭她那不解風情的哥哥。

我們在邊區時候太短，沒有機會交着好運，認識一位擺夷姑娘，也沒有胆量，獨自去『串』。但是擺夷家庭裏的實際情形，却是一件我們極願意知道的事。後來商量好了一天晚上，由本地工程處的一位工頭，領着我們去走一下。

我們到的一處，是一家典型式的擺夷家庭。這家的家長，說他們姓李。可是於來聽熟習擺夷情形的人講，在擺夷當中，普通百姓，都祇有名而沒有姓。他們的名字，也是意義很

簡單的，像「阿三」「阿四」一類。既然沒有姓，同名的當然很多。爲着免得打混起見，常常在人名前面，冠以地名，比方說：「甲村阿三」「乙村阿四」等等。姓對他們是一種貴族的表示；因爲祇有貴族階級，像土司和衙門內的官吏，方才有姓。近來風氣漸開，平民慢慢地也有起姓來。不過這種姓多半是自己任意選定，所擇的又往往是漢姓。因爲這種緣故，同姓的人，未必彼此有血統上的關係。

這家的住宅，是一座茅頂篾棚，隔成三間。外牆和隔牆，都是用厚的篾片編成；頂上是先蓋一層篾蓆，然後再在上面用茅草蓋上屋頂。滇西一帶，竹子產得不小。所以建築和傢具，差不多全是用的竹料。磚石木頭，幾乎完全不用。在遮放街上食物店中，有一種很有趣的竹凳。那種凳下面是豎起兩短段的竹子，作爲支柱；支柱上面，橫攔着一根直徑三寸左右的圓竹子，便成了一條長的竹凳，倒是別緻得好。

擺夷家中各間房裏的佈置和設備，幾乎和漢人完全一樣；祇是和他們的房屋一樣的，真是簡陋得可憐。三間房當中，中間是用作客廳兼飯廳，裏面還放着一張床。左邊一間，

用作臥室，放着有兩張床。右邊一間，用作廚房。床是用四根竹子，作為支柱；上面鋪着一大片厚篾片編成的板子，成為鋪板。這鋪板上面，鋪上一層稻草。廚房裏面，有一隻大灶，形狀和我們平常所見鄉下的灶一樣。看灶的模樣和剩下的食品，他們日常吃的東西，似乎和漢人沒有什麼區別。

主人對我們很客氣。我們一進去，就招待我們坐在客堂裏。因為沒有那們許多凳子，一部份人祇好坐在床上。在這間房裏，靠近大門的地方，開着一隻淺小的方形火坑，上面煨着一壺開水。據說這火差不多是終日不熄。他的主要功用，並不在取煖或者燒水，而是在避瘴氣。每年雨季一來，這火就必需保持着，讓牠永遠不熄；火裏面燒着牛糞，傳說這樣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瘴氣。爲着這種用處，牛糞是被慎重地收存起來。大門外面，地上晒的一餅一餅的，全是這東西。大門外的左邊，廊簷下放着一架小型的原始式織布機，機上裝着一匹尙未織完的棉布。

我們的主人，年紀似乎有五十多歲。可憐的老人，他有很重的家庭負擔。除他本人以



外，我們在他家裏，看見有兩位青年男子（大概是他的兒子），一位老婦人，兩位中年婦人，還有兩位少女，和兩個抱在手裏的小孩。我們去的時候，他都圍着火坑四周，有的站着，有的坐着。看見我們去，並沒有一個人走開。我們要去參觀他們的屋子，他們就大批地引着我們走。老頭子能說不太好的漢語，別的人都說自己不會說，但是似乎懂得我們的話。我們試試問一位年輕的姑娘，會不會說漢語，她把身子一扭，故意裝作羞態，却是笑而不言。過了兩分鐘以後，我們發現了她又在偷看我們了。

貧窮——極端的貧窮——這是我們對擺夷人的生活所得到的印象。我們來時充滿了好奇心，去時換了一腔的同情和憐憫。這些赤貧的同胞們，我們究竟能夠用什麼方法，有效地改進他們的生活，這問題至今還在我的腦筋裏旋轉。據說他們的窮，一部份是因為知識太低，迷信太深。在緬甸境內經商的擺夷，短時間內賺得八百或者一千盧比的，也很有。但是家中一有病人，他們就完全沒有辦法。往往把全部家財，捧來獻給喇嘛，請他替病人求福。改進衛生，提倡教育，這樣看來，似乎是整理邊務的一件刻不容緩的事了。

我是不是答應過讀者，對有名的擺夷姑娘，描寫一番？我現在要在這裏，作這種嘗試；祇是抱歉得地，我所知道許多關於她們的事，都是間接得來的。

關於擺夷女郎的美麗，似乎因一點過分的宣傳。大概事前去邊疆的人，好久不看見女性，可以一看什麼樣的女人都是好的。據我看來，擺夷女子的面部輪廓，並趕不上漢人，也趕不上滇東的猥獠。她們面部的下半段，似乎比較地突出，嘴唇比較厚，鼻子比較低，額角比較平，不過眼睛相當地大。她們既不塗脂，又不抹粉，而且差不多整天是在戶外工作遊玩，所以皮膚顯得十分黃黑。但是容色上的缺乏，一部份却從健康上取得補償。她們身材都不很高，但是個個都是壯健活潑的樣子，從來沒有一個纏足的。她們也很愛乾淨，並且極喜歡音樂。洗澡和唱歌，對於她們是日常的功課，也是社交的媒介。

對於外來的人，最足令人注意的，是擺夷婦女的服裝。她們所着的，可以分作三類；就

是女孩，少女，和婦人的服裝。十二三歲以下的女孩，上面穿着短褂，下身穿着褲子，而不穿裙。凡是作這種裝束的，就是表示尙未成人。男子不能和她們隨意開玩笑。已成年的少女，普通外面是白色，身穿一件白布或淡青布的對襟短褂，下身着一條黑布裙子。短褂裏面，穿着一件有點像運動衣服的白色汗衫，胸前開成V字形狀，僅僅掩住乳部。黑裙子裏面，再有一條白布的短裙子。據說她們在兩層裙子裏面，是不另穿褲子的。女孩祇穿褲子不穿裙，少女們却祇穿裙不穿褲。（關於這一點，我們還沒有能夠得到直接的證明，但是我們很有理由相信，似乎這是不錯的。）到了趕街子的時候，她們往往頭上戴上一朵鮮花，身上在黑布裙之外，圍上一條『五色錦』製成的裙子。關於足部的服裝，她們不但從來不穿襪子，連鞋子也不穿；無論上面穿得怎樣漂亮，底下總是赤着一隻腳。偶爾在街上也同看見一兩位穿白帆布的擺夷女郎，但是他們仍然是不穿襪子。在街子日期還可以看見愛漂亮的姑娘，用一段繡花裹腳，包住踝部，下面却仍是赤腳。

已嫁的婦人，所穿的衣服，完全和少女一樣。她們的不同點，顯然地是在頭髮上。少女

們總是打着一條辮子，有的在前面還留着少許流海。可是她們的辮子，從來不拖在身後；而是從右至左，繞頭一圈後結起來。這樣地把辮子盤在頭上，相當地好看。結婚以後，她們的頭髮，改爲挽作髻狀。圍着髮髻的四周，用一條黑布，一層一層地纏起來，結果成爲筒狀，遠看像戴着一頂圓筒形的高帽子一樣，也很有點像中國舊戲中石秀所戴的頭巾，據說這條纏在髻外的黑布，是出嫁時母親贈給女兒的。牠的象徵，是叫她從此以後要守貞的。確的，結婚對於擺夷女郎的生活，是一個極大的轉變。婚前和婚後的她，可以說是完全不同。沒有出嫁以前的擺夷女郎，充分地享受社交自由，戀愛自由的幸福。要是她自己願意的話，她的生活，也可以很浪漫。但是一經結婚以後，她就得絕對地守貞；「禮教」的壓迫，使沒有其他選擇的可能。就是一位最不留心的觀察者，也會立刻覺得，未嫁的擺夷少女，是活潑可愛；已嫁的婦人，却無論從裝飾上或者表情上，都不能令人發生興趣。結婚後的婦女，她的責任，是一天到晚，挑水煮飯，做牛做馬一般地，侍候丈夫，她已經不再有實際的自由了。

擺夷人的家產，可以說是集中在婦女們的身上。無論她們怎樣窮，銀手飾總是不離身的。擺夷婦人或者少女，兩手上至少有一手是戴着一隻銀質的手圈。多數的人是兩手上各戴一隻；有的腿上還戴得有。這種手圈，都是完全用真銀製的，而且很笨重。普通的重量，是三兩一隻。最普通的式樣，是實心圓根形式，上面起着螺紋；但是也有較為寬扁，上面起花的一種。這樣笨重的銀鐺，倒是很好看。做手圈所用的銀子，以前是由附近的銀鑛買來，現在却全是由緬甸來的，目下在芒市的市價，是四元國幣一兩。擺夷婦女也戴耳環。不過戴的不是銀環而是銅環，形狀是上半細下半粗，下半還起有一輪一輪的花紋。擺夷女郎上外面所穿對襟短褂的扣子，是非常地特別。普通是用一種銀質半球形的空心銀扣，下面平而且光，上面（圓的部份）壓起圖案形的花來。這種銀扣的代價，也是按重量總算，普通一副（五顆）賣國幣一元至一元三角。因為扣子很大，一件短褂上，是釘四顆，不是像我們短衣的用五顆。這種空心銀扣，為價不高，却是很好看。一種可以使用牠的地方，似乎是在摩登裝束的半截女大衣上，釘一顆做領扣。近來擺夷女子的短褂上，也有改

用別種樣式的銀扣，以代替剛才所說的一種；爲作這種用途，安南和印度的錢幣，甚至近來中國所發行的銀質輔幣，現在都看見有人用過。

### 求戀在擺夷中

關於擺夷女子的生活，過去有許多錯誤的傳說和記載。老實地說，擺夷女郎的行動，與其說是淫蕩，不如說是戀愛自由。與其說是原始式的，不如說是近代化的西洋式。是的，誰要真想追求擺夷小姐的話，他能享受充分的自由和便利；因爲在擺夷中間，男女間的社交和戀愛，是絕對地公開，絕對地自由。但是這種女郎寶貴她們自己貞節的程度，也和別種民族的女子差不多。平常傳說她們任意性交，隨便嫁人，全是一些不知內幕者的造謠。

擺夷女子，自從將褲子換作裙子的時候起，一直到出嫁的時候，渡着她一生黃金的生活。在這時期裏，她成爲男性追逐的目標。按照擺夷的風俗，男子對她追求，甚致調戲，是

不許生氣的；而且男子向她說話，平常必須回答，不好置之不理。不過當然她可以拒絕不合理的請求。害羞的男子，在女性叢中也並不至於感覺十分困難，因為女子也可以取得主動的地位。

『做愛』在擺夷中間，是以唱歌爲起點。他們的歌，意義和聲調，兩方面都很簡單。歌的內容，多半是拿花或者月，來比女子。假定求戀是在白天舉行，男子就先在山上唱道：

『山上的花真美，女子也美；

我愛花，我也愛女子。』

當他初唱這歌的時候，祇是一般地徵求女友，並沒有一定的目標。假設那時在山上遊玩的女子聽見了，並且有意接受這種請求，她便接着唱道：

『山上的花果然是美，我可沒有花那麼美；

你愛花，你愛我不？』

這時男子便可接着又唱：

『山上的花真美，你也真美；

我愛花，我也愛你。』

這麼一來，彼此附和着唱，用不着介紹人，就可結識起來。如果是在夜間求愛的話，男的就先唱道：

『天上的月亮真美，女子也美，

我愛月亮，我也愛女子。』

對此女的答道：

『天上的月亮果然是美，我可沒有月亮那麼美，

你愛月亮，你愛我不？』

接着男的又唱：

『天上的月亮真美，你也真美；

我愛月亮，我也愛你。』



結識了以後，可以時常往來，慢慢地由友誼演變成爲愛情。這樣才可以談到婚姻或者肉體的愛。他們訂婚的方式，也很特別，差不多都是在清明節舉行。到那天的時候，男子可以拿任何一包東西，向他的戀人丟去。假如她願意的話，她必定接住那包，並且將另外一包東西，還敬回來，這樣地便定了終身大局。如果有一方面不接的話，那事就算『吹』了，祇好等候明年再來。隨意取得主動地位的女子，也可先把包向她的愛人丟去。因爲有這風俗的關係，擺夷人叫這節做『丟包節』。青年男女，每年盼望這日的到臨，正和西洋人盼望『聖華倫泰節』(St. Valentine's Day)一樣。

男女雙方，彼此情投意合，在丟包節成立了默契以後，跟着在後的正式訂婚和結婚的手續，就和漢人的風俗差不多，沒有前一半情史那麼富有詩意。

擺夷男女，差不多每天都要洗澡。這種習慣的由來，一部份固然是因爲講求清潔，另一方面理由，却因爲是藉此可以『做愛』。任何田中的池塘，都可作成他們和她們就浴的場所。洗澡的鐘點，不在白天，而在夕陽下落，最能誘起浪漫心境的時候。在這種露天

的浴池裏，當然是男女同浴，不過各人身上都穿着有簡單的浴衣，他們和她們，一邊洗澡，一邊唱歌，互相應和。離浴場很遠的地方，就可以聽見不斷的悅耳歌聲。到了感情融洽的時候，便彼此以水互潑。據說在有的擺夷區域，清明節叫做『潑水節』。到那天男女都可以拿着一桶水，向他或她潑去。被潑着的就是不樂意，也祇可不理，不許生氣，連土司們也不能例外。假若雙方對潑，那便是表示互相悅好。擺夷人真是富有發明的天才。假若別的民族，有了與此類似的習慣，倒可以省却許多鉤心鬥角。

假若一位擺夷小姐，不幸地找不着她的心上人，那麼她就祇好虔誠祈禱，求神明保佑她。她們祈禱的方法，是自己到山上，砍下白楊或黃楊木的樹枝，拿到街口上，一層一層地作十字架形狀堆壘起來，壘起很高以後，拿火把這些樹枝點着，一面看牠燒，一面祈禱。這種宗教式的禮節，是非常地嚴肅。從砍楊木起，到燒完爲止，我們的擺夷姑娘，完全保持着莊嚴的態度。在平常她可以任人調情，在這時她却真是不苟言笑，任何人和她說話都不回答。

關於夷漢通婚問題，擺夷並不是不和漢人通婚。不過以前去滇邊的漢人，幾乎完全是最下等的漢人，所以直到如今，擺夷中間還說，祇有最下等的夷女，纔肯下嫁漢人。現在情形變更，當然將來也許不同了。

#### 遮放附近的溫泉

滇西的溫泉真多。我們所過的地方當中，保山，龍陵，芒市三處，附近都有溫泉。現在在遮放附近，也遇見有溫泉。遮放的溫泉，差不多在這鎮市的正南，離街上大約九公里多。在我們啓程東返的前一天，我們特別去那裏玩了一趟。

從街上動身，走出街的南端以後，前半路，大部份是穿過壩田風景，路勢相當的平坦。途中走過一座小村，過了一座跨河的大橋。還有一座不長的篾橋，可是很險，和由芒市往溫泉途中所過的險橋一般。後半路，田少山多，路時上時下，又走過兩座險橋，穿過一座小村。一計走了二十四分鐘，就到了溫泉。一路來到那裏，道旁看見不少的榕樹和竹叢，

有時也看見芭蕉，景緻和芒市附近相像。遮放的溫泉，風景非常地幽美。就景緻方面來說，是我所看見各處溫泉中風景最美的一處。這處的溫泉，並不是像別處一樣，開成規則形狀的浴池，而是依着天然地形，在四周略爲用些砂石，堵塞整理，成爲輪廓不規則的池子。池子一共有兩個，彼此相隔很近。中間一塊平地上，搭着一座換衣的篾棚。兩池當中，右邊的是泥底，水比較熱些；左邊的是砂底，水祇有一尺多深，溫度沒有芒市溫泉那麼高，摸來大約不過有攝氏表四十多度。水相當地乾淨，嘗來覺得淡而無味，回味略帶些甜。左池的左岸，底上有一個天然的石洞，泉眼就在這洞裏。來這裏洗澡的人，多半喜在左池就浴；一來砂底比較乾淨，二來因爲游到黑寂寂的水洞裏，確是另有風味。洞不很高，要彎着身纔能夠走進去。洞裏熱泉湧出的地方，特別地熱，俗稱『熱水洞』。另外一角落上，水比較地冷，俗稱『涼水洞』。兩池的下端，各有一個木閘，準備隨時抽開放出髒水。水從這處出去，奔流而下，成了一條小溪，湊成下端的風景。池的上端，靠着一座多樹的矮山，上面長着有許多楠木樹。左池的旁邊，有一顆很大的榕樹；這樹的枝葉，像傘一般地，遮在池上，據說因

爲這種緣故，在這池洗澡的，出大太陽的時候不覺得熱，夜間不覺得涼。

我們到溫泉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五點多鐘，太陽已經開始往下走。快到的時候，遠遠地就聽見一片歌聲。到那裏方纔知道，我們久已盼望聽見的擺夷唱歌，居然在無意中實現了。先我們而來的那個團體，一共大大小小，有二十多位。裏面有老太婆，有少年的男子；有青春的姑娘，還有抱在手裏的小孩子。除掉其中有一兩位似乎是漢人以外，其餘全是擺夷。他們是坐着一部『加拉』人開的緬甸商車，來到此處。我們到的時候，他們老小男女，全在同一池子裏洗澡。男子是穿的運動衫褲；女的套着一隻寬大的黑布衣筒，隨時在上端折緊，便成了一件游泳衣似的。擺夷話聽來彷彿有點像廣東話，可惜一個字也聽不懂。據說他們的字，實在就是和漢字一樣；不過讀法和寫法，都和我們不同，他們書寫的文字，是一種拼音字，寫來由左到右，橫着寫過去，和英文一般。以前有一位在夷區傳教的外國教士，曾經把擺夷文字，試行用羅馬字拼音的方法，羅馬化過。

在這次聚會裏，似乎是女子的世界。唱歌唱得最響亮的，全是擺夷小姐們。其中一位

長得最漂亮的，唱得也是最好。她看來似乎祇不過十六歲左右，長得身材不高，有圓圓的大眼睛，和很好的曲線。在我們看她們洗澡的十來分鐘裏，她不斷地唱着；她那洪亮兼着柔和的歌喉，把別人的聲音全蓋住了。擺夷的歌，從懂音樂的觀點來說，實在是非常地簡單，聽起來和湖南鄉下的山歌，或者貴州的苗子唱歌差不多。牠的音階（Pitch）很高，可是調子（Melody）很簡單，並且似乎是拿一句調子，換着字來回地唱。然而她的喉嚨，確實真好。假設她有機會，得着近代音樂的訓練，或許會成爲一位歌星，也說不定。

我們等着擺夷洗完以後，方才進池洗澡。不巧得很，我們是後來，又坐的是一部大汽車。因爲那處路並不寬，我們的車子，把他們的歸路攔住了，令他們沒有方法先回去。我們對這事，實在有點過意不去。可是他們不會說漢話，我們的同伴們又沒有一位會說擺夷話的，所以連抱歉的意思，都沒有法子向他們表示。想了一些時候以後，我們姑且替他們唱幾段歌。音樂真是有偉大的力量！假設他們原來對我們有若干反感的話，這一來全都解除了。當我們唱歌的時候，擺夷姑娘們，一聲不響地，全把眼睛釘在我們身上。她們似乎

被我們的歌聲所感動，正和我們被她們的歌聲所感動一樣。我們唯一的憾事，是不會說一句擺夷話。

「崩龍」和「山頭」婦女的裝束

「崩龍」和「山頭」婦女們，雖說和擺夷不一樣，不常和漢人接近，但是她們的服裝，也是饒有興趣。沒有出嫁的「崩龍」少女，外面是穿着一件彩色（內有紅、黑、藍等色）方格拚成的布衣，驟看彷彿像舊戲中的八卦衣一樣。這種衣相當地長，比摩登小姐所穿的短大衣還要略為長些。已出嫁的「崩龍」婦人，上身穿一件樸素的短布褂，下面繫着一條黑布裙。這裙最下面的一段，是深紅色和深藍色的布條，彼此相同，造成「崩龍」服裝的特徵。裙的上端，鬆鬆地圍着一條繞了許多圈的籐箍。據說這箍是她們的貞節帶，除掉她的丈夫以外，誰要摸了這箍一下，就是象徵污辱她的身體，非拚命不可。以前初到邊疆的漢人，因為不知道這種風俗，常常因此事鬧出大亂子來。

『山頭』婦女也並不像『山頭』男子那麼可怕。像摩登小姐一般的，她們都是剪髮，不過還沒有學會燙。她上身所穿的短褂，也是很樸素，下身也是繫着一條黑布裙。趕街子的時候，黑裙之外，再繫着一條花裙。這花裙是由一種毛織品製成，起的是紅黑等色相間的圖案花，有一點像她們所賣的『同酣』的花樣。像『崩龍』婦人一樣，她們腰間也圍着有象徵貞節的籐箍；這籐箍多半是繞多圈，但是也有祇作一圈的。她們每個人身上都戴着有手圈和耳環，形式很像擺夷所戴的，不過耳環是用銀製，較厚的下一半之上，並且垂着有幾個小的銀墜子。

#### 滇西的天氣

下關以西的天氣，向來以多雨著稱。甚至有人說，這一帶地方雨量的多，在全國占第一位。因此未去以前，我們總以為那些地方，也許一天到晚地下雨。到過那邊以後，方纔知道並不是這樣。在我們旅行的全程當中，除掉在遮放的幾天，碰過兩三次雨以外，其餘全



是大晴天。滇西的天氣，從質的方面看來，和昆明並沒有什麼區別，雨季和乾季，分得很清楚。冬季是乾季，幾乎完全不下雨。清明以後，開始有急雨，不過時雨時晴。晴後太陽將水蒸發，造成本地人所謂的『烟瘴』。正式的雨季，是在夏天，這時的天氣，有一點像江浙的黃霉天氣；但是雨却很大，一天來多少次，也是時雨時晴。和昆明比較，不同之點，祇是在雨季的時候，雨量要大得多。從溫度方面來說，由昆明到保山，一直都差不多。前去到芒市，遮放因為地點較南，同時高度較低，溫度比較高些。日間和夜間的溫度，相差也愈多；正午穿單衣還覺得熱，早晚却和昆明差不多一樣地涼。據說夜間和正午溫度的差別，普通總有華氏度四十度左右；多的時候，可達六十度之多。

#### 滇西的烟禍

凡是公正的觀察者，誰都不能否認，這幾年來，雲南省政府，對於撲滅煙禁，已經得到偉大的成績。在滇東和滇南，我們現在已經完全看不見烟苗，往西去直到保山縣城，也是

這樣。不過最後的烟苗，現在還滯留着在省的西南角上。由保山縣城西去，壩子上的肥田，差不多有四分之一，是種着鴉片。我們走過的時候，正值罌粟花開，一望到處都是盛開着白花或者淡紅色花的鴉片田。再往西去，經過龍陵，芒市，遮放，直到畹町，沿途看見山上的斜坡田，許多是種着鴉片，而且這種田往往是最肥的田。比方在高黎貢山高峯的兩旁，看見許多這樣的田。芒市和遮放附近的壩子上，也有一部份是種的鴉片。至於吸食鴉片的習慣，更是非常地普遍。公路局由保山，騰衝一帶雇來的工人，送往芒市，遮放兩處，幫忙修路的，據我們的觀察，可以說個個都抽大烟。每天下工以後，就躺在地上抽起來。街上的商人，許多也都抽烟。還有一件很可以使我们驚傷的事，就是抽烟的全是漢人，夷人却很少有抽的。當然省政府撲滅煙毒的既定方針，正在繼續地積極推行。以上所述各點，也許在短時間內，就會變成『明日黃花』。不過煙毒的可怕，由此可見一般。所以特把牠寫下來，讓人民好好地快點覺悟，幫助政府把牠滅了。

## 滇西的幣制

由昆明一直到龍陵，全是新滇幣和國幣同時通用。物品標價，差不多都是拿新滇幣做標準。從保山起，五元，十元的中央票，和交農三行的票子，不能通用，所以去那邊的，祇可帶一元一張的中央票，而且需要新的。從保山起，開始又看見制錢。在保山一角國幣，合制錢一百四十四文算，在芒市祇合一百文。但是如果拿角票換入制錢，各處一律按九折計算。所用的制錢大都是很小，並且有砂眼。

過龍陵到芒市，遮放後，幣制相當地複雜。在這一帶地方，新滇幣很難通用，所用的錢幣，有國幣，現金，制錢，和印幣四種。在芒市普通小買賣用制錢和角票，大宗交易用國幣或者現金，大宗工程，却用印幣估計。在遮放，畹町，印幣更加通行；普通物品，大部份是用印幣標價，不過也可以用國幣折合付款。印度錢幣的價格，原來較國幣略低，戰前一盧比祇合國幣九角六分。抗戰發生以後，外匯漲大。現在各機關在臘戍購買盧比，已經需要二元六

角多，在遮放街上的折合率更已漲到三元。

滇邊所謂『現金』，是以前雲南省鑄造的半圓銀幣。目下在芒市一帶，現金和國幣的價格差不多，有時候國幣略為高些，有時現金較高，看市場上的供求情形而定。中央銀行所發行的角票和銀質輔幣，一直可以通用到緬邊。

從大理起，往北去，到麗江一帶，物價也是拿新滇幣（在大理叫做『運幣』）作標準，但是同時還通用國幣，制錢，和銀幣。所謂『銀幣』，是民國十三年雲南省造的『壹毫銀幣』，目下在大理，一角國幣合銀幣三毫；在麗江據說竟可合到五毫之多。在滇緬公路全程上，以前祇有『下莊街』一處，通用銀幣，現在也快要不用了。

#### 滇緬公路的利用問題

我們到滇緬邊境的時候，這條公路完成，已經快有半年。可是從中國方面來說，下關以西，除却軍事運輸以外，幾乎完全沒有利用。最滑稽的，像遮放這麼重要的一處地方，根

本就不通郵政。在那處寫的信，東不能寄到昆明，西不能寄到緬甸。在那裏各機關服務的人，須把信托便車帶到臘戍或者昆明去發。另一方面說呢，緬甸方面所組織『中國緬甸特別汽車公司』的客貨車，每天總有好幾班，通到遮放和芒市。他們的車子，甚至走到保山，最遠的還有時候開到昆明。當然方代辦在芒市，也辦有芒市，臘戍的貨車，不過究竟不應該讓利權這樣地外溢。也許將來西南公路局，把這段路整理好了以後，會對這點加以糾正；但是目前有路而無車，確是事實。現在這段路上，除軍用品以外，貨運差不多全是依賴馱馬。由昆明寄刷件到大理，還要繳汽車費二毛。這種有路不用的事實，似乎值得多加注意。

滇緬公路的西段，因為在雨季時，雨是特別地大，同時路面不見太好，山的土質又容易崩下；所以在雨季的時候，運輸不是會停頓，是許多工程專家所憂慮的一件事。當然將來合理的辦法，是把路澈底修好，讓牠成爲不怕天氣變化的路。不過這筆費用，很是可觀。同時假若貨運不發達，巨大的養路費，也不容易負擔，按照目前的情形，一輛運貨汽車，

不過能運一兩噸貨；所以這路的運輸能力，是相當地有限。外國貨品，由臘戍到昆明一段運費，和原來的價錢差不多。長此下去，恐怕滇緬鐵路一成，這條公路，就會事實上等於廢棄。由此看來，設法積極這路沿途的貨運和工業，似乎是這條路惟一的出路了。

### 遮放，芒市再見了

我們因候便車回昆明，在遮放一住四天。在三月二十號啓程東返的時候，正巧是遮放的街子日期。因為我們動身得早，九點鐘就離開了遮放，那時候好的貨品還沒有上市，所以沒有能夠看見那處全盛時的景況。但是我們所看見的，却已經夠令我們滿足。芒市的街子，真可以說是一種活動的人種展覽會。從一早八點鐘起，短短的一段鬧市，就擁擠到難於通行。山頭和擺夷婦女，全副裝裝地，來參加這五日一次的交際會。在這些『奇裝異服』的夷族女子當中，夾上穿着格子花布的裙子的『加拉』司機，還插進去新到這邊區的摩登太太們，實在是『五花八門』無所不有。當我們在街上散步的時候，

我們看見別人，他們也把兩眼釘着我們；在各個的心靈裏，充滿了對於對方的好奇心。

途中在慈恩寺略停了一下以後，我們在正午十二點，到達芒市。芒市和遮放的街子期，是同一天。我們以午刻到，正看到那處街子的全盛景況。在芒市街子上表現出來的民族，除掉極少數的漢人以外，祇有『崩龍』和『擺夷』。人種沒有像遮放那麼複雜。但是趕街子的人，却多得多；據說這次趕芒市街子的，大約有二千人左右，趕遮放街子的，祇有四五百人。我們到的時候，由『老街子』到『新街子』，全擺滿了攤子，擠滿了人。吃好一頓麵以後，我們在下午兩點另七分，由芒市動身東去；四點十分，就走到龍陵住下。從芒市到龍陵，由夷人世界，一變而為漢人世界，很令我們發生感觸。

我們在龍陵，是住的『趙記萬來興旅社』。這旅社是新近由一座楊家的祠堂改成，正廳上還留着楊氏祖宗的牌位。雖然這旅館要算街上最講究的一家，但是房裏點着菜油燈，連洋油燈都沒有。我們住在這所中國式舊房子的樓上左廂房裏面。那房靠外的窗子，連紙都沒有糊。好容易央着茶房，拿一床毛毯，把窗口遮住，方纔免却受一夜的凍。

在龍陵旅館內的宿費，是每人一夜國幣六角，連一頓早飯在內。第二天早，付清了賬以後，因為車子發生毛病，一直到十一點十一分，方纔啓程。這天的道程不長，在功果略爲吃了一點點心，下午六時零八分，就到的保山。再一天的旅程，把我們送到永平住下。

### 永平

永平的旅館，比起龍陵來，更是不堪。不過這地方倒是相當地有趣。永平也是一個縣城，但是現在已經沒有城牆；據本地人說，原來是有的，後來倒了，就沒有重修。銀江的綠水，分作幾股，急流地穿過這城；小小的一座城，倒有不少的橋樑，令人回想到蘇州，無錫的光景。『銀江』這名字的由來，據說是因為附近河岸的區域，產着砂金。在這江的大股水上，跨着一座鐵索橋。這橋名叫太平橋；牠的一端，高懸着一塊『銀江金鎖』的匾額。橋頭上貼着有壁報，載着關於××的最近消息；街上還有一所電報局，裏面附設了郵寄代辦所。永平的鬧市，真是短得可憐，祇有過太平橋往北去一段兩百米左右的街，和往東去一段



三百米的鬧市，（那條是城內的正街，全長不過八百米左右。）街是用石子鋪成，並不很直，中央鋪着一條單條的石板。街上店舖，有飯館，雜貨店，等等；還有一家照相館，一家理髮店。小飯館裏，蒼蠅多得如毛。

永平城外的風很大，有點像下關的樣子。大概由昆明到永平，沿途各處的天氣，都有所謂的『風季』。一過保山以西，却不常遇見大風了。

### 到大理去

三月二十三日的早晨，我們由永平動身。因為商量好了，把車子往大理去轉一轉，玩過半天，所以一早七點三十七分，就從永平車站動身。這天的天氣，是特別地清朝。達到楊梅嶺的最高點的時候，前望看見點蒼山頂的積雪，作成一條白色的多角曲線，在蔚藍的天色上，襯出白色的輪廓；從各處山頂，向下順着近頂一帶的山溝，分出白色的支線來。同時在道旁看見大朵的大紅色茶花，從綠葉中開出來，綠葉紅花，藍天雪山，真是一幅不能

形容的美景。往下面一看，盤旋下山的公路，也是十分壯偉。以前聽見人說過，要看蒼山積雪的美景，需要在歸途經過楊梅嶺的時候去看，方纔能夠得到正確的印象。現在看來，這話果然不虛。大約蒼山以西，氣候較冷，所以頂上的積雪，比較地多，因此造成這幅特美的景緻。

由楊梅嶺下去，我們再到了美麗的漾濞河和洱河的岸邊。在天生橋停車流連了一會兒以後，正午十二點五十一分，達到下關車站。

因為聽說大理的飯，比起下關來，又便宜又好，我們在下關加足油以後，一點零八分，動身往大理去。據說路成以後，由下關往大理，本來可以直接由郊外去，無需通過下關的街市。但是一直到現在，跨在洱河上的一座大石橋，還未曾修好，所以我們仍然祇好穿着下關的街市前去，在這正午的時候，下關的窄街上，擠得『水洩不通。』同時因為街上很少走汽車，街上的人，都用驚奇的眼光，望着我們的大汽車，並且擠在街上，不肯讓路，使我們更難走過去。

好容易費了一刻鐘，方纔通過了下關的街市。沿着公路前進。由下關到大理，是十二公里的路程。這段路是穿着洱河旁邊的田地走，有的部分平得像壩田，有的部分略微有坡度，路是大體很平坦，全段路中，路很寬，路面很平，道旁多半栽着有成列的綠葉柳樹，走起來真令人感覺舒服。但是這樣好的路，平常不通汽車，反而靠洋車和馱馬來解決交通問題，真是太奇怪了。

### 大理剪影

『西山蒼蒼，東海茫茫』這是我拿來描寫世界上的奇城——大理。緊靠這城的西邊，聳起有名的點蒼山（距城八里）。在城的東面，展開藍色的洱海（距城七里）。點蒼山彷彿有點像一座大的筆架，一共分十九峯。每兩峯當中，有一道山溝；山溝的水，全是流入洱海。最中間的一峯，名叫『中和峯』。由大理去，兩天可爬到頂，（第一天宿中和寺。）山中有好些部份，去過的人很少。所以關於裏面的情形，傳說很不一樣。比方有人說某一處

『大樹參天，』另外的人却說完全是荒山。（我們從山下往上望，似乎山上有有的部份真是荒山。）蒼山的奇，一來因為山頂終年積雪（最高山峯海拔一萬四千英尺，）二來因為是在湖旁高聳出來；這兩事拚在一起，實在是別處少有。洱海的水，永遠是作深的蔚藍色，和較淺的天色襯托起來，真是美觀。一從下關出來往北走，最足動人的，就是這海的水色，在雪峯下展開。洱海是位在海拔二千米以上的窄長形大湖。牠的大小，據說現在是南北長約一百一十華里，東西寬約二十華里。隔着湖向東望，靠着東岸是一片矮矮的荒山。從東岸走起，越過這片山，一共走兩天路，就可以到鷄足山的山腳。洱海上面，白天風很大，沒有人敢坐船過去。一晝夜當中，祇有半夜前後幾點鐘，風比較小。所以渡海的人，都是在夜間十一點鐘左右，坐船過去。洱海上賞月，前人認為是一種韻事。有人說，『大理的風，蒼山的雪，洱海的月，』是這處風景的三絕。我們這次來的時候，不巧正是月初，沒有賞月的福氣。

大理的城，差不多是四方形。直穿過去，大約兩公里不到一點。熱鬧的正街，是南北大

街。這街却是偏在西城的。在這街的中心，有一座蒼老的跨街亭閣，名叫『五華樓』。是城裏最熱鬧的處所。大理街上，各種店舖都有。最出色的，是位在五華樓附近的大理石店。此外還有賣字畫的店舖。書店方面，有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分店。這些都可以表示大理是一處文化城。

不過就商業上說，却遠不如下關的重要。街上設着一所中華基督教禮拜堂。大理的街，都是很直。正街是舖的石板路，可惜因為年久失修，很欠平整。大理原來是一府。民國廢府後，改爲一等縣。後來因為大部份肥沃地區，劃歸別縣，所以更降爲三等縣。縣教育局長的薪俸，現在一月不過國幣二十元，真是清苦。幸虧教育局有點產業，教育經費，還能維持。大理是陰曆初二和十六趕街子。就中每年有一次，陰曆三月十六至十八，是主要的街子期，名爲『觀音市』。到那天迤西各縣的人，遠至保山一帶，都來趕街子。西藏『古宗』人也有來參加的，據說是非常熱鬧。

我們是下午一點四十八分到的大理。一天沒有吃飯，到這時已經餓得不堪，趕忙找

一家旅館住下，並且解決午飯問題。我們住的「西雅酒樓」新開不過一年多，是城裏最上等的旅館和餐館。這裏房間不錯，飯菜也很好。不過把椿捲當菜吃，實在是一種奇異的習慣。房價很公道，一天祇要國幣一元。

吃罷飯已經是三點半，趕忙到中央研究院工作站，去找長妹昭燏。昭燏和她的同事吳金聲君，都是專門學考古學的。他們對於大理的掌故，非常熟習。得着他們的伴侶，我們在大理停留幾點鐘所收穫的，比別人幾天裏所能得到的，還多得多。昭燏和吳君夫婦，陪着我們出城去走了一趟，指點給我們看許多古蹟。我們先出了北門，到城西北角上的「三塔寺」去看了一看。這廟不小，裏面有三座寶塔，彼此所占的地位成三角形，中間一座比較大些。這座塔從上到下，顯出來一條裂紋。傳說民國十四年大地震的時候，這塔被震開，成了一條很寬的裂縫。過了好幾年以後，忽然一下又合攏來，現今祇留着裂紋。

三塔寺附近，有一座小村，名字就叫做「三塔寺村」。這村裏面，全是製造大理石產品的店舖。大理石的原料，是由雪人峯（點蒼山上的一峯）採來，運到這裏，做成粗製品

和大件的東西（像墓碑等）在這村裏，貨品的價格，比城裏低得多。一塊很大的屏，開口祇要國幣七元。

由三塔寺我們轉到城的西門外。因為時間已經太晚，沒有方法可以上蒼山。但是四處一望，滿處都是亂石舊瓦，配上河流故道的遺跡，立刻令人聯想這是富有歷史的古城。大理的美，不祇是在蒼山洱海的天然風景。人爲的部份，也有很大的貢獻。牠的安靜像北平，古老却超過北平許多倍。點蒼山所產別處不常有的岩石（大理石和花崗石）給了大理很好的點綴。城內外的房子，多半是異着大小不等的花崗石塊做牆。這裏半原始的樣式，令人看來好像每幢房子全是古蹟。離城南去，公路上跨着幾座牌坊，都是花崗石的架子，上面橫着嵌了大塊的大理石。

大理因為從來許多時候，是成爲獨立國的區域，所以古蹟非常豐富。就南詔國建國最久，所以牠的遺跡特別多。南詔王的舊城，到現在還可以看見殘留在山坡上的城牆遺跡；南詔瓦到處可以拾起來。據考據家說，南詔時候的大理城，比現在大得多，那時洱海

也比現在大。所以當時的城，確是前面直到海邊，後面包着一段山脚。現在城裏的五華樓，是因襲舊名。南詔時的五華樓，是國王宴諸侯的地方，周圍有二十五里之大。這一點據中央研究院最近發掘的結果，似乎是證實了。傳說蒼山頂，還有一處南詔時用人工開成的湖，名叫『洗馬池』。由這幾點看來，南詔的氣魄，真是偉大。

大理附近，很有幾塊有名的古碑。就中最出名的，一塊是元世祖碑。這碑就在城外不遠，上面記載元世祖征服大理的事蹟。另一塊是南詔碑，在下關附近的『萬人塚』（唐天寶時李密征南詔全軍覆沒的遺跡），是南詔叛唐的時候，自己立的。古蹟這樣多，可恨是本地一般無知的百姓們，以為古碑拿來煎水，可以醫病。年深日久，敲碑者多，損壞很重。尤其可恨的，他們專愛敲有字的部份，說是效力最大。所以這些古碑現在的塌本，許多部份已經看不出是什麼字。實在石碑煮水，除掉口喝以外，恐怕不能夠醫治任何其他的病。而無價的古蹟，却因此橫被摧毀。為免得這些古蹟完全消滅起見，政府方面，似乎非對這種迷信，嚴加取締不可。



大理晚上真是靜。天黑以後，店舖差不多全關上門，連吃飯都沒有方法吃。街上也幾乎是全黑。我們因為沒有什麼地方可去，祇好坐在房間裏談茶。吳先生去過麗江，拿他由麗江帶來的雪山茶，泡給我們吃。這茶產在雪山上，葉子很大，顏色是白的。可是泡出來的茶，和普通茶一樣地作淡黃色。

在大理祇住了小半天，實在太嫌不夠。不過車子不能等我們，祇好在第二天一早，就動身回昆明。一天我們由大理趕到楚雄，第二天下午三點十五分，就達到昆明。過碧鷄關的時候，一望蔚藍水色的滇池，在腳下展開，很感覺遊過許多地方以後，昆明仍然是雲南一所重要的風景區。

版初月十年十三國民華中

刊叢活生化文

種八廿第

編主金巴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弄 四 八 三 路 州 福 海 上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記 日 邊 緬

著 掄 昭 實

角 八 元 一 價 實

